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 系友會訊 24

2025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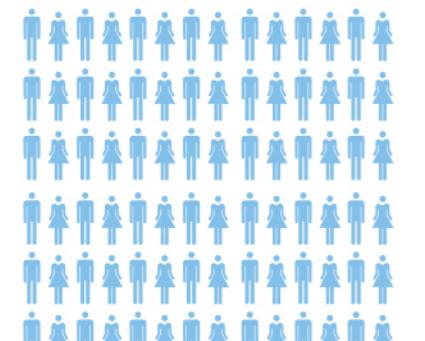
胡定吾會長榮膺臺大2025年度傑出校友  
緬懷母系莊錦農教授  
系友專訪 - 林佳龍學長  
系友專訪 - 林奕華學姐

Alumni Magazin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TU



胡定吾學長

## 母系 2025 現況



母系碩博班學生人數 200 人



母系畢業系友人數 10354 人



母系專班在學學生人數 85 人



母系專任教師數 37 人



母系兼任教師數 13 人

# Contents

## 胡定吾會長（61年班） 榮膺臺大2025年度傑出校友

3

## 新任系主任

6

## 緬懷母系莊錦農教授

悼念 莊錦農教授：一位平易低調的先知哲人（1939-2025） 8

莊老師在1980年代的學生 11

莊錦農老師追思文 11

與莊錦農老師的緣分 12

## 新進教師專訪

14

顏煌庭助理教授（105年班）

22

鄭泱泱助理教授（105年班）

## 系友專訪

26

林佳龍學長（75年班、碩77年班）

34

林修銘學長（76年班）

38

林奕華學姐（80年班）

43

杜微學長（EMPA9）

# Contents

## 系友專訪

尤瑋鍾學長專訪（EMPA12）	46
烏凌翔學長（EMPA13、博112年班）	51

## 系友演講

系友演講紀要：牛銘實學長（70年班政論組） 的學術生涯、理論創新與傳承	57
系友演講紀要：陳宏銘學長（80年班政論組） 新書發表會	63

## 會議紀實

2025年第八屆後西方國際關係冬令營	67
2025年張登及教授演講	71

## 榮耀分享

母系師生獲獎資訊	72
----------	----

## 母系動態

2024年系友餐會花絮	74
政治學系學術活動大事記	78
捐款芳名錄/捐款帳號	86

## 胡定吾會長（61年班）

## 榮膺臺大2025年度傑出校友

文 / 張佑宗（臺大社科院院長）圖 / 彭錦鵬（63年班）



■ 胡定吾會長榮膺臺大2025年度傑出校友。

### 學歷：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學士
- 美國耶魯大學國際關係碩士
-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管理學院財務管理碩士

### 現職：

- 生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2012~
-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常務理事
- 海峽資本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2015~
- 聯安健康事業 董事長 1998~

### 經歷：

- 1978-1983紐約信孚銀行 經理
- 1983-1986國際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
- 1986-1992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總經理
- 1992-1993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公司 董事長
- 1993-2001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總經理
- 1998-2001開發國際投資公司 總經理
- 2000-2003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 2003-2004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董事長
- 2001-2004中華開發資產管理 董事長

## 傑出事蹟

胡定吾先生，一位畢業於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的傑出校友，以其在投資銀行領域的卓越成就以及對社會的深遠貢獻，堪稱臺灣大學校友中的典範。他不僅在專業領域開創先河，更以實際行動回饋母校與社會，展現了臺大人「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核心精神。

### 學術根基：臺大奠定卓越起點

胡定吾於1968年進入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就讀，並在大二時當選臺大學生代表聯合大會主席，成為臺大史上首位在此年級當選的學生。這不僅彰顯其卓越的領導能力，也顯示他在學術與公共事務上的傑出潛質。1970年他更因此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了聯合國青年代表大會。

臺大畢業後胡定吾赴美深造，先後取得耶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碩士學位及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財務管理碩士學位。這些學校的訓練為他提供了國際視野與分析能力，成為他日後在金融與生技領域成功的關鍵基石。

### 職業成就：開創臺灣創投與生技新紀元

胡定吾被譽為臺灣最早的創業投資銀行家之一，其職業生涯充分展現了臺大校友在專業領域的影響力。

他曾推動中華開發與多家國際金融巨頭合作成立資產管理公司-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為臺灣引進先進的金融管理模式；並擔任總經理，之後升任為董事長。期間除了發行多個獲利良好的國內基金外，並在美國發行了「臺灣基金」(Taiwan Fund Inc.)，這是一個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封閉式基金，向國際投資者推廣臺灣資本市場，進一步提升臺灣金融的國際能見度。而中華證券投資信託

至2000年底管理資產超過40億美金，並最終以極優的價格售予匯豐銀行，為股東創造了驚人回報。

胡定吾亦曾擔任中華開發工業銀行的總經理及董事長，帶領企業在臺灣金融市場中開拓創新。他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和果斷的投資策略，帶領團隊完成多項重大投資案。例如，他有鑒於全球晶圓代工市場需求的旺盛，遂積極投資晶圓廠-世大半導體 (Worldwide Semiconductor)。並於日後以兩股世大換一股台積電，將世大合併於台積電，給世大股東創造了相當的利潤，也提高了台積電的產能。此外，他對華碩電腦等公司的早期投資，也在數年內獲得數十倍的回報！

胡定吾的影響力不僅限於金融業。他於2012年參與創辦生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擔任董事長，致力於新藥研發，將專業知識應用於生技產業。生華生物科近年來積極開發癌症與罕見疾病治療藥物，例如其主打產品Silmitasertib (CX-5461) 已進入多項臨床試驗階段，並得到美國NIH的重視，而被納入NIH的Next Program，顯示其在全球生技領域的潛力。

他曾參與臺北101的規畫與興建，這座508公尺高的地標建築不僅是臺灣的驕傲，也象徵其推動大型項目的遠見。

他在公務領域也貢獻良多，曾於2001年擔任中華民國行政院無任所大使，展現其公共服務精神。

### 公益貢獻：回饋母校，造福社會

胡定吾對母校臺灣大學的深厚情感，體現在他慷慨的捐贈與支持上。2014年，他捐贈總計3,000萬元新臺幣，用於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大樓的設計與維護經費。他希望這棟由國際知名建築師伊東豈雄設計的大樓，能為師生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並期許臺大社科院在社會議題上持續發揮影響力。此外，2018年於政治學系設立的「胡定吾海外新銳學

者講座」，邀請國際學者來臺授課，提升學生的全球視野與研究能力，至今深受好評。2025年於社科院設立「胡定吾先生補助學生出國發表學術論文獎學金」，持續培育優秀學子。

在健康醫療領域，胡定吾亦有顯著貢獻。他支持聯安預防醫學機構與安法抗衰老中心的發展，兩者分別專注於健康檢查與抗衰老研究，為臺灣民眾提供先進的醫療服務。聯安預防醫學機構以其全面的健康管理聞名，而安法抗衰老中心則致力於延緩老化的創新療法，這些努力與他在生華生物科技的生技布局相輔相成，展現了他對提升國人生活品質的承諾。這些貢獻不僅體現了他對教育的重視，也彰顯了他回饋社會的責任感。



■ 2025 年臺大傑出校友工商類 - 胡定吾 (NTU Focus 焦點 · 臺灣大學 EDU 頻道)。

## 結語

胡定吾先生從臺灣大學出發，以卓越的學術基礎開啟了傑出的職業生涯，橫跨金融、生技與公益領域。他的故事激勵著無數臺大人，證明了知識與努力能夠創造改變世界的力量。基於其在學術、專業與公益上的傑出表現，胡定吾先生為臺灣大學榮獲傑出校友，期盼他的事蹟能繼續啟發後輩，為臺大增添光彩。■



■ 彭錦鵬老師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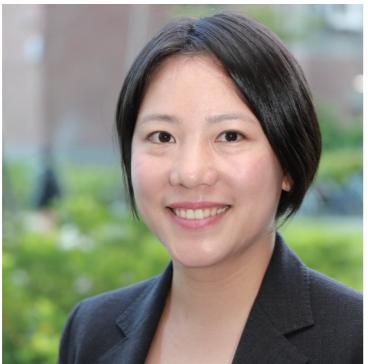
## 97th ANNIVERSARY CEREMONY

臺灣大學創校 97 年校慶



■ 彭錦鵬老師攝影。

# 新任系主任



文、圖 / 劉康慧



■ 109-110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 共創未來：臺大政治學系的傳承與展望

各位親愛的系友、師長與同學們，大家好：

懷著無比榮幸與感恩的心情，我們接下這份傳承的工作，與大家一同為臺大政治學系的未來努力。臺大政治學系，作為臺灣政治學術的基地，不僅是知識的殿堂，更是培育影響臺灣社會發展傑出人才的搖籃。我們將以何種面貌，回應社會的期許與時代的挑戰？

## 一、學術研究：立足百大，建立世界級研究

近年來，本系在英國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穩定名列全球百大，這是全體師生與系友們共同努力的輝煌成果。這份榮耀背後的意義：是肯定，更是策勵我們的研究，是否觸及當代社會的核心問題？是否為公共治理提供了更具洞察力的解方？

首先，我們將持續深化世界級的頂尖研究。我們將鼓勵教師們組成跨領域的研究團隊，不僅在政治學的傳統四大領域（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公共行政）追求卓越。例如，在研究民主韌性時，我們不僅分析制度，更要探討公民的參與與社會信任；在探討國際衝突時，我們不僅關注國家

戰略，更要理解戰爭下的個人行為與想法；在規劃公共政策時，我們不僅計算成本效益，更要評估政策對不同群體的衝擊與影響。

其次，我們將全力培育下一代的卓越研究人才。博士班與碩士班的訓練，是學術薪火相傳的關鍵。我們將強化研究方法訓練，讓學生有能力處理複雜的社會現象。因為我們的系友，為我們爭取資源，設立學士生獎學金、讓每一位有志於學術的年輕學子，都能在此獲得最充分的支持，成長為具備獨立思辨與創新能力的學者。

我們的目標，不僅是發表更多頂尖期刊論文，更是要讓臺大政治學系成為一個能夠針對臺灣與全球重大議題，提出深刻、原創且富有人文關懷之洞見的學術思想重鎮。

## 二、人才培育：接軌國際與在地，打造解決問題的實踐者

大學的教育，不應只是知識的傳遞，更應是能力的塑造與視野的開拓。面對一個高度流動、快速變遷的世界，我們的學生需要的，不僅是理論的

根底，更是將知識轉化為行動，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為此，本系的教學策略將聚焦於兩大支柱：「國際視野的拓展」與「在地實踐的深化」。

在國際視野方面，我們將更積極地拓展與世界頂尖大學的合作關係，除了現有的交換學生計畫，我們將與學校和學院合作，發展現有的雙聯學位、短期工作坊與海外實習的機會。我們希望，臺大政治學系的學生，能有機會親身體驗國際政治的脈動。透過親身的移動與學習，他們才能真正理解文化差異，建立跨國人脈，並以更宏觀的視角，反思臺灣在世界舞台上的定位與策略。

在在地實踐方面，我們相信，最好的學習來自於親手解決問題。我們將推動實務學習課程。未來，我們將透過與社科院的實習週，建立實習制度，與政府部門、國會、地方議會、智庫、第三部門乃至企業界建立穩固的合作關係。

我們培育的，不只是未來的學者或官員，更是各行各業中，具備公民素養、同理心與問題解決能力的領導者與創新者。他們將帶著臺大政治學系的DNA，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

## 三、社會影響：串聯系友網絡，共創永續的影響力

一所學系的發展，最終體現在其畢業生的成就以及對社會的貢獻上。遍布全球、在各行各業發光發熱的系友們，是臺大政治學系最寶貴的資產。如何將這股巨大的能量，轉化為支持在校生成長、促進學術與實務對話、擴大社會影響力的動能。

為此，我們將積極建構一個更緊密、更活絡的校友網絡。

首先，我們將延續系友會的運作模式。我們計畫建立一個功能更強大的數位平臺，不僅用於發布

系上消息，更要成為一個系友之間、以及系友與在校生之間互動交流的社群。我們鼓勵校友聚會與聯誼會，讓系友們的專業與智慧得以傳承與激盪。

其次，我們啟動「政治學系午餐演講」，我們希望邀請系友能參與這個網絡，能成為學術與實踐對話的最佳平臺。我們邀請在系上或政治學領域的學者專家分享研究成果，也能透過這個網絡，更有效地傳遞給政策制定者，歡迎在各行各業的系友一起參與，真正做到「學術為社會所用」，開創臺大政治學系在公共領域的實質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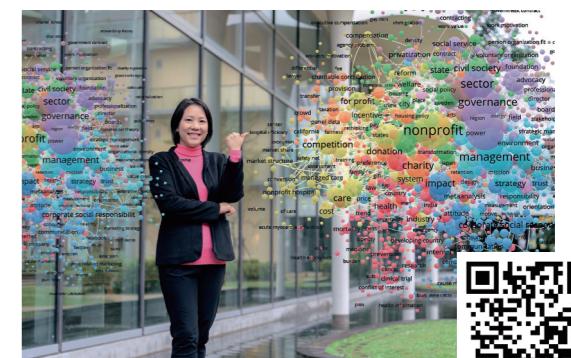
親愛的系友們，母系是我們永遠的家。感謝每一位校友在百工百業，為社會，國家與世界盡心盡力貢獻，我深信，當我們將研究的智慧、教學的熱情與系友的力量緊密結合時，我們不僅能鞏固臺大政治學系的頂尖地位，更能為臺灣、為世界，培育出更多兼具智慧與慈悲的領導者，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我的辦公室大門永遠為各位敞開。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與各位見面，聆聽您們的寶貴建議。讓我們攜手，為開創臺大政治學系的新世代，共同努力！

敬祝

平安順心，事業鴻達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新任系主任劉康慧 敬上 ■



■ 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獎。



# 緬懷莊錦農教授



■ 攝於89年期末聚餐，左起黃錦堂老師、莊錦農老師、陳世民老師。

## 悼念 莊錦農教授：一位平易低調的先知哲人 (1939-2025)

文 / 吳得源（72年班）

最近獲知敬愛的 莊錦農老師已經辭世消息感到非常錯愕難過，後來又得知莊老師去年底復健時在呼喚我、想像能騎自行車前來加拿大看我等情節，對於我去國並多年未能持續跟緊老師步伐適時回饋關心，倍覺辜負慚愧，心情久久未能平復。。原本期待兩個月後回國時能再續2023年返國聽到老師過去爽朗笑聲的場景，如今只能透過反覆播放 Amazing Grace, Auld Lang Syne, Danny Boy, You Raise Me Up 音樂下，看著群組夥伴們分享、目前僅有老師照片中身影面容來追憶，隔洋追思感念 老師四十五年以來悉心教導愛護的深切恩情：

莊錦農教授無疑是引領我進入正規西方社會科學實證與後實證研究方法、政治概念與主要思潮的最重要啟蒙老師。回想1980年大二剛由羅斯福路校總區遷移到徐州路臺大法學院校園上課時，對政治學與公共事務議題仍處在濛濛懂懂階段，更從未聽聞過現多稱為「後設理論」的認識論與本體論等相關議題。和莊老師的第一次接觸是在老師的「應用統計」第一學期的必修課堂上。當時老師的逐一問答方式上課風格顯得非常獨特，在當時十幾年來已經習於臺灣學校傳統演講式教學的我來說，上老師的這門課剛開始真有著一股令人畏懼的莫名壓力。不過，漸漸的也經由老師截然不同教學方式的反覆刺激誘發，讓我開始有許多機會反思到自己當下對許多慣性思維方法、政治社會現象的幼稚與無知。一學期下來，經由老師對科學方法及概念化的啟迪，才逐漸打開對抽象概念及繁複政治現象的心靈毛塞。後來，有幸持續修習老師開設的「政治心理學」和「政治分析」選修課程後，終能體會到諸如：「權力」與「正當性」作為政治學核心概念、「時勢

造英雄」或「英雄創造時代」的爭議或「政治或治理往往取決於不同政治菁英如何界定何謂『公共利益』及組織動員之上」等重要命題。

1983年我大學畢業後，先後入伍服役和進入政大外交研究所就讀。記得這段期間最值得回味是，當有機會返回臺北城中區就設法先聯絡老師、繼而多能順利到老師法學院研究室取經；有時，長談意猶未盡之餘還繼續纏著老師走到附近林森南路公車站牌，甚至順路共搭15路公車到和平東路。在當時臺灣還沒解除戒嚴的大環境下、渴望親赴西方國家體驗追求真正知識的驅動下，於是萌生出國深造之念，最後也在老師鼓勵下，1988年得以負笈加拿大。留加期間，和老師多次書信往返，有時彷彿感覺有老師高人在旁提點，在一些挫敗之餘更會覺得信心倍增。尤其，在當時少有國人赴加留學的時代背景、兩國文化語言與政治學專業傳統大相逕庭、高度課業壓力下，除了臺灣家人外，來自莊老師的書信，鼓勵持續「練功夫」無疑是當時支撐提振士氣與信心的最重要精神支柱。

回顧個人因緣際會從留學加拿大到回國能幸運進入臺灣學界，時空環境造化所致，多次轉換跑道與領域，從暨南大學公行系任教到國關中心中國政治的智庫訓練，再到政大社科院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任教到退休，如今又有幸重回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政治系兼研授東亞議題。期間先後經歷並擔負起包括臺中加關係、公共政策、中國事務、印太國際關係等不同研究區域的教學研究或接待的任務需求，過程中需面臨許多立即性轉換角色的種種挑戰，大多有幸得以順利安然度過，在專業上所憑藉的正是莊老師多年強調的社會科學及不同政治學概

念化或觀點方法的訓練基礎上。經由莊老師這方面引領啟迪乃至後來課餘陸續請益到老師對「政治生態學」相關議題的獨到觀察，無疑為我個人學術生涯相對穩中上手求變奠定很重要的基礎。

另一方面，老師亦師亦友的身教角色，對我而言著實也有許多潛移默化的深遠作用。其中，莊老師畢生澹泊名利、凡事低調、堅忍不拔與樸實平易近人的修行與生活態度尤值得一提。老師所提點並身體力行的「無欲則剛」的簡單化生活態度，十分契合當代許多社會有識團體個人正力倡「淡化物質消費主義」、「回歸自然」的簡單生活哲學，具體印證 莊老師是一位少有的先知先行者。同時，莊老師的為人處事風格，融合許多中國道家老莊哲學與西方斯多葛學派的中心精神，灑脫逍遙、尋求從受制環境束縛與表面挫敗中解脫自己等等，可說境界高深莫名。凡此種種無疑是 老師令人永遠景仰學習的典範所在。這也深深影響我個人的一些教學風格與學術就業生涯，畢竟，從老師身上體驗到的是，當身處在不同生態勢力交互競逐名利、在充滿變動不確定以及種種令人挫折的環境中，行事低調堅忍包容往往是維持生存發展的必要基本功之一。

回顧學成回國進入臺灣學界，雖然期間也力圖在莊老師參與帶領的臺灣國際研究學會舉辦活動中或老師個人教學或指導學生論文上有所參與貢獻，藉以回報莊老師多年調教知遇之恩，然而如今想起來慚愧的是，我個人所做到的實質回報部分或許仍遠遠不及老師對學生的深深付出。「哲人曰已遠」，作為莊老師的門生，我個人自忖資質慚慢，只能盡力學習 老師紮實思維功夫體系的一些招數，期盼藉由不斷反思策勵，避免僅只學到一些皮毛或甚至淪為「畫虎類犬花拳繡腿」的不堪，讓 師門蒙塵。

莊老師：您的師恩浩瀚無比，在此寥寥幾段支語，聊表感念之情。如有任何怠慢、辜負期望之

處，敬請 見諒。下週23日 老師離別大典不巧因學生在本地承諾的教學與志工任務亦需兌現實踐，致不便親身參加，亦請 包涵。請容我兩個月後回國在您靈前另行稟告致意。來世仍盼與 老師能再敘師生情緣，以報深情大恩!

敬請 安息 RIP。

學生

吳得源 (72年班) 謹誌於加拿大渥太華

2025/3/18 ■



## 緬懷母校莊錦農教授 莊老師在1980年代的學生

文 / 蔡源林 (74年班、碩79年班)

恩師是逆風而行、不計個人名利禍福的時代勇者，威權時代便在課堂針砭時政，直指問題核心，如當頭棒喝、振聾發聵，為後輩樹立孤傲不群的學者典範。■

## 緬懷母校莊錦農教授 莊錦農老師追思文

文 / 陳志璋 (81年班、碩83年班、博92年班)



我是進入研究所之後才第一次修莊老師的課，老師一方面要求我們研讀方法論和各種意識型態理論，幫學生建立紮實的理論基礎，一方面在上課討論時，以醍醐灌頂的方式打破我們習以為常的思維盲點，幫我們重新建構自己的知識和思考體系。

處的時間又太短，只願老師在天之靈安息，我們永遠懷念您。

學生 陳志璋

(81年班、碩83年班、博92年班) 敬悼 ■

或許是因為我能使用流利的臺語和老師對談，所以老師會在下課後打電話到家裡找我聊天，無形中獲得老師許多功力相傳，老師後來成為我的博士班口試委員，老師教導的一切一切，都成為我進入學術界之後的珍貴養分。

對我而言，老師亦師亦友，更是一位謙謙君子與藹藹長者。如今老師離學生而去，留下無限的追思與感傷。一生的故事太長，但相

# 細懷恩師莊錦農教授 與莊錦農老師的緣分

文 / 政大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 蘇彥斌（86年班、碩94年班）

有緣能當莊老師門下弟子，三生有幸。

我在就讀臺大政治學系與政治所時，修過他開設的所有課程。要能得到莊老師的指導，我認為需要特殊的緣分，因為對於所有修課學生而言，剛開始與莊老師互動宛如震撼教育。莊老師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個非常嚴肅的學者，上課時常用蘇格拉底式詰問法，有時會皺著眉頭略顯不耐。自尊心高的學生，會覺得莊老師讓人難以親近，甚至有修課學生受不了他的提問當場離開教室。我自尊心雖高，但好奇心更大，想要進一步了解老師究竟想傳達什麼。大三在上完第一堂課後，莊老師就找我去研究室聊天。下課後的莊老師非常關心學生，與上課時的嚴肅可說是判若兩人。

莊老師上課常會問學生：「這是誰跟你說的？」、「你知道這對誰有利？對誰不利？」對於許多恃才傲物的臺大學生來說，面對這種詰問常會覺得老師在故意「找麻煩」。多年後回想，這種教學的目的應是為了要透過挫其銳氣的方式，要求學生思考自身的政治態度與認同，其實是有很大程度受到過去黨國體制的政治社會化所形塑，即便已步入了民主化階段也還是難以擺脫。若學生不承認黨國體制有影響力，就不可能跟老師結緣；若承認黨國體制有影響力，卻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同樣也不可能有機會跟老師結緣。

與莊老師有緣的學生，通常會聽過他對職業學生的描述，提到研究室曾被亂翻等往事。我們常會好奇為何莊老師能在威權下的校園全身而退？關於這點，在經過社會歷練後，就能慢慢理解一個群體

為了要追求一個共同的政治理想，分工是必然的。有人選擇直接與既有體制衝撞，有人則想辦法與體制共存，默默發揮影響力。莊老師屬於後者。有時我們在聊天時，他會語重心長地說：大家要自求多福。雖然聽來讓人覺得無奈，但這種自求多福並非妥協讓步，更非隨波逐流，而是在面對霸權的支配下，以低調的方式堅持傳達理念，自然有機會能發揮影響力。

莊老師指導的碩士生大多能在兩年內畢業，這是由於他不想讓學生在碩士班階段耗費太多青春，應儘早決定就讀博士班或就業。我在進入學界後迄今，已指導了十幾位學生，亦秉持莊老師的原則。而在指導學生時，我也受莊老師的理念影響甚深，例如強調論文寫作要有明確的研究問題，應採取特定理論觀點，立場要明確；更重要的是，論文需有批判性文獻回顧，要能指出既有文獻的缺口（fill the gap in the literature）並處理之。

在我赴美留學期間，每次回臺一定會找時間與莊老師見面敘舊。見面前，照例會為莊老師到徐州路與杭州南路口的「愛香園」買一碗陽春麵，帶回去他狹窄的研究室，常常一聊就是一、兩個小時。莊老師的樸實，數十年來如一日。2014年社科院搬遷至校總區之後，此情已成追憶。

何其有幸，我在疫情期間能得到莊老師的信任，「有事弟子服其勞」。莊老師電話一來，隔天就到他家樓下帶他去買麵包、買藥，甚至還曾去賣場買過電視機。我們常會交換對時事的看法，總是以臺語交談，讓我的臺語不至生疏，甚至後來還幫助

我在公視進行完整臺語演講。去年年初，師母張素梅老師請我到家裡處理緊急狀況，這是我最後一次與莊老師見面；自去年8月起，我開始接系主任，事務繁忙，最後一次打電話到莊老師家是在教師節當天，張老師在話筒另一頭仍然溫暖親切，卻說莊老師不方便接電話。今年三月初，莊老師的女兒力穎通知莊老師已於二月中過世的消息，霎那間無限感慨，遺憾沒能在莊老師接受治療與復健時再見他一面。

金山南路上的義美、羅斯福路上的馬可先生、師大路上的師大藥局，是我在疫情期間常常開車帶莊老師採買的地點。現在經過這些店家，彷彿還能聽到莊老師爽朗的笑聲，以及對我和太太雅雯的鼓勵與期許。■



# 新旅進教師專訪

## 顏煌庭助理教授（105年班）

採訪整理 / 詹明翰（公行二）



**想請老師分享一下在臺灣以及在英國的求學經歷？為何選擇到英國攻讀碩士及博士？而兩地之間的教學方式有什麼差異嗎？**

我那時候大學的時候是在臺大就讀政治學系，並同時雙主修經濟學系，然後再到英國艾塞克斯大學讀政治經濟的碩士，後同於該校完成了博士的學位。若是比較英國跟臺灣在修習的課程，又或者是教學風格有什麼差異，我認為主要是在老師所採取的教學模式。

在英國，老師採取的教學模式是比較偏上課問答式的方式，即為老師問學生回答，再藉由每位學生的回答當中，慢慢地把這個理論給鋪陳出來。採

用這個方法的好處在於由於學生在上課有思考過，故學生會有自己的想法，與此同時，學生也會有機會聆聽到其他同學的想法，並在想法跟想法之間激盪出更多的想法，最後再透過這個過程，慢慢地將整個理論的輪廓鋪陳出來，而這個過程也許就是我認為老師他所想要看到的。也因此，雖然老師大概一節課就只會講一個理論，但是其實上完那堂課之後，學生會對這個理論有著紮實的了解；相對而言，臺灣的模式可能比較是老師直接講述整個理論給學生聽，頂多舉個例子，大概五分鐘、十分鐘，大概就完成了這個理論。這是兩地之間教學模式上的差異。

那另外一個兩地不同的點，就是在英國，其進行量化訓練的方式，是老師不會主動去提供習題的解答，原因可能在於要逼學生想辦法自己尋找出正確的答案，因此，學生可能必須要自己付出相當的心力，不管是透過自己練習，又或是去圖書館找資料，抑或是跟同學討論，學生就是得盡其所能地將那些習題給完成，而習題將來就幾乎是考試的一部分。那這個做法的成效，其實就是當學生完成習題、考完試之後，其對統計的概念理解會非常非常的深刻，甚至我覺得應該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地步。

那第三個我認為兩地不同的點，大概就是英國非常重視學生的自主性，也就是其要求學生必須在課後閱讀大量的資料，而這些學生所閱讀的資料，其實基本上也是為了學生碩論的理論，或者是學生將來要攻讀博士班之後，將這些理論做一些進一步的延伸、做一些準備，也因此，課後的學習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博士的部分，基本上學生是不需要修課的：這個好處就是一方面學生可以專心的完成博士的論文，同時學生又可以把其博士論文其中比較單篇的，或是比較單個想法、單個理論的架構，投稿至國際的研討會，去蒐集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之後，再將自己的單篇文章再做一些調整，最後再整理並將自己的博士論文發表。也因此，英國的博士通常是好幾篇單篇的論文，並用邏輯架構串聯而成的，而當學生將自己單篇單篇的想法、理論都送到研討會、經由專家學者的意見修改之後，其實學生從中也可以將其的博士論文弄得非常完整。

最後一個我認為兩地比較不太一樣的點在於方法訓練：在方法訓練中，基本上，由於歐洲跟美國比較頂尖的學者都會到我們學校summer school教書，也因此學生能夠有很多種不同的模型可以去修習。當然我們學校（艾塞克斯大學）是比較偏向量化的訓練，如果你要走向質化，或者是你想要結合

質化跟量化的話，其實ECPR（歐洲最大的研討會）所舉辦的summer school也是相當有幫助的。

以上就是我覺得英國跟歐陸比較不同於臺灣的地方，不管是在教學，又或者是在論文的寫作，抑或者是在方法的訓練，都有點不太一樣。

**想請問老師為何當初在大學時期選擇雙主修經濟學系？而雙主修經濟學系帶給您的影響是什麼？**

我那時候之所以會選擇雙主修經濟系，是因為那時候還蠻流行所謂的rational choice theory這條路徑：主要就是在經濟學中，其假設人在處於一個理性的狀況之下，人跟人之間會做一些策略上的互動，而這個互動就可能會產出某一些特定的結果，舉例來說：我在經濟系修習的課程，包含了像是個體經濟、賽局……等一些相關的課程，透過修習這些的相關課程，就有可能去理解到，譬如說一些政治行為者之間，基於權力又或者是意識形態，所進行的互動，以及它可能會產出什麼樣的結果與影響，而這個結果與影響，就有可能是我們政治學所關心的一些變量，而我也是藉此將政治及經濟兩門學科做結合的。

那另一個選擇雙主修經濟系的因素是在於計量方法的訓練。一直以來，經濟系的學生大一的時候必須要修微積分，而若學生能以微積分為基礎的話，那大二時，學生就可以去修一些統計的課程。就我而言，我記得當時我的統計學是修習現任經濟系的系主任－陳旭昇老師所開設的課程，而其實他那時候，就已經有使用高等統計的概念在教導我們，而我認為陳旭昇老師之所以能夠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經濟系的學生在大一的時候都已經具備微積分的基礎。相較於經濟系，政治學系當時的訓練就比較有所不同：政治學系可能大二把社會統計，或是以前的應用統計帶進來的時候，就只能使

用到比較初等統計的範疇，畢竟同學在那時候，並沒有修習到一些基礎的數學課程。而我又認為高等統計其實對未來的基礎計量經濟學的學習是有幫助的，因為他其實有很多重要的一些統計的一些概念，就譬如說像是估計、假設檢定、或是一些機率的分配，抑或是大樣本的抽樣等等，這些其實在未來的基本迴歸模型都會使用得到。所以說，這是經濟系在當時相較於政治系來說比較重要的訓練，而我也藉此厚植了自身在量化研究上的基礎。

最後是有關於總體經濟政策的探討：假設我們針對一個特定議題，透過總體經濟不同模型或觀念之間的比較，彼此之間就有可能會產生出一些差異與結果，而這些有可能就剛好是政治學所關心的一些結果，舉例而言，像是政策產出、內閣存續，又或者是某一些會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結果等等，所以我認為這一套訓練對於政治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此外還有一個附加的一個 bonus 是在於說經濟系除了上述這條路徑之外，它其實在另一方面還蠻重經濟政策這個層面的，像是財政學、貨幣銀行學、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等等，這幾個東西其實都跟政策有些相關，而其實同樣的，在學了這些知識之後，就有可能可以跟政治學的某些理論產生連結，比如說可以從政治學的角度去探討為什麼這個匯率會是浮動的？為什麼有些國家匯率會是固定的？又或者說為什麼有些國家的貿易政策是採取開放的？有些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說，透過將政治制度跟結構的變量納進來做討論，這方面是相當有趣的，這也是雙主修經濟系所帶給我的第三個影響。



### 想請問老師在求學期間感到最有成就感的時刻，以及最具挫折感的時刻，並分享您是如何克服的？

對我而言最有成就感的時候，在於解答修課學生的一些疑問與困惑。這也讓我在現今的教學生涯中，可以透過先前的經驗，大致了解現在臺灣的大學部或是碩士班的同學，他們的問題點到底在什麼地方？是不是也和過去英國的學生有著類似問題？而這又該如何處理？總結來說，我覺得那時候有幫他們解決到一些問題，讓他們懂這些東西，對我而言其實是蠻有成就感的，而且其實透過這次經驗，也協助我後來在從事教學工作的時候，得以有能力去處理類似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有成就感的在於有關論文的部分：剛才我有提到，在學生的博士論文中，可以把你單篇的一些想法投稿到國際的研討會上面。那其實透過研討會的發表過程中，你可以收到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又或是他們給你的回饋……等等。在一開始時，我覺得我可能對於投書到國際研討會是有點害怕的，畢竟我可能會覺得我也許會在某些地方，

或是整篇文章，都會被這些專家學者們刁難，但實際上，在那裡你所收到的一些回饋中，這些比較偏向鼓勵式的方式或是比較偏向正向的回饋，其實會遠比你的批評還要來得多，而這是因為在歐洲人評文章的習慣中，他們比較不會站在那麼嚴厲的角度，反而是在你原本既有的基礎上面，他想再給你多添加什麼東西，幫你把這文章變得更好。所以我覺得透過國際研討會的發表，其實自己還收穫蠻多的，也覺得之所以可以完成博士論文的原因，就是因為有經過這樣子的一套訓練才得以完成。

那比較挫折感的部分，是發生在國外求學時：在英國攻讀碩博士時，我覺得修課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最難的還是該怎麼樣去完成論文。由於我們在撰寫論文時，和指導老師都會有meeting，而我的指導老師是非常嚴苛的一位老師，所以說無論你怎麼寫，他都一定有辦法挑出你的毛病。於是在一次次被挑出毛病之後，我心裡就覺得即使再怎麼努力、想辦法去想到一些已經非常細節的東西，他都還是可以挑得出毛病出來，而我也因為這件事感到相當難過。但我後來就決定轉換心態，用比較正面的想法去克服它，反正他挑得出那些更細節的東西，其實他都在幫助我將來怎麼把這篇博士論文當中的單篇可以把它弄得更好，或許會對將來的投稿更有幫助，原因在於：他如果已經站在比較嚴厲的角度在審查，那表示將來審稿人相較來說可能就不會這麼嚴厲了；反過來說，如果他站在讓你過的角度的話，你可能將來遇到了很嚴厲的審稿人的話，你那時候被拒稿你才會覺得心裡很痛。所以我反而覺得，如果你轉換了一個思考，你會覺得指導老師他這種方式其實對學生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再來就是一個比較有挫折感的就是，要怎麼樣去克服拒稿這件事情？而我覺得在你收到稿件的當下，給自己一段時間不要去看它，不要去看那些意見。當你沉澱了大概一兩週、在這段時間處

理完你的一些其他的工作後，你再回去看稿件，這時候的你可能就會覺得，審查者所給的一些想法跟意見，相較於收到稿件的當下馬上去看時，是你會比較容易去接受的。原因就在於如果你在被拒稿的當下就去看稿件，你當下一定會覺得，我做了這麼多，我覺得你挑的這東西是不是吹毛求疵；然而，當你過了一兩週你再去看它，你會發現你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樣的，此時的你再想想，就會發覺自己當初好像沒有想到這個點，而你再根據他的一些意見，將它採納進來之後再去做修改，之後再次投稿時，也許情況就會好非常多。

### 想請問老師是基於什麼原因，讓您決定攻讀博士，並展開研究生涯？又是基於什麼樣子的考量，而選擇回到臺灣從事研究及教學工作？

我覺得我會讀博士的原因，是因為我喜歡沒有答案的東西。那其實因為那時候政論組的訓練，其實從大一的政治學一直到大四的課業，就越來越偏向比較政治或是比較政治經濟的那一塊，而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考試方式其實大部分都是申論題，那申論題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沒有答案的東西，就是老師可能要看你申論題，你想要給的那個想法到底是什麼？再來，我想要看你這個想法有沒有跟我申論題的題幹符合，那也因此，每個學生所寫出來的東西一定都不一樣，那想法跟答案就會有非常多種。而在大學部修課的四年中，我就寫了很多很多的申論題，然後有時候我就會覺得，我寫的這些想法跟答案在理論方面好像是對的，可是我就會想說，在實證方面它到底可不可行？也因此，我就想說透過再繼續往上攻讀碩博士，並想辦法去透過一些方法的訓練，嘗試說是否能夠透過自己驗證這些答案。然後出乎意料地，我在攻讀碩博士班的過程當中，就對研究本身越來越感興趣，同時也覺得研究本身是一個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也因此，我決定就此展開研究生涯。



那回到另外一個問題，為什麼會回到臺灣從事教學或研究的工作，是因為一方面我那時候是領教育部的公費出國的，所以一個既定的條件就是我在學成後得履行返國義務。那我就想說，既然我都已經要回來，那我不如就把我那裡所學的，能夠盡量的把它帶回臺灣，並將兩地之間做一些交流與融合。在返國初期時，由於我比較喜歡做研究，所以我那時候本來就偏好去以研究為主的單位進行工作，也因此，我那時候一開始選的是中研院，可是在後來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有兩件事情是我發覺我還蠻耿耿於懷的：一個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當一個學者的本質到底是什麼？難道就只是純粹的做研究、發表一些新的理論跟想法，讓這個學術圈的人知道，就只能做這樣而已嗎？好像不是。我總覺得我們好像還可以再多做一點事情，譬如說我們對於下一代的責任到底是在什麼的地方？還有我們對這個社會整體可以有什麼樣的貢獻？，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學者所發表出來的理論常常在高空打轉，就比較難應用在一些日常生活的層次，所以我一直

在思考這件事情，並且在想說我要不要投身到教學單位裡面去；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自己研究的能力很有限，我自己認為我在研究方面也不是特別的強，然後我在想至少跟我那年代比起來，現在小朋友一定都很聰明，那或許我可以將我在英國所學的盡量教授給他們，讓他們將來一定可以發展的比我还好。所以我就基於這兩個想法，我最後就想要回到教學的單位，又加上剛好那時候臺大有缺，所以我就應聘了。

**能請老師簡單介紹一下自己的研究領域，以及未來計畫的研究方向嗎？老師為何會對比較政治及公共健康議題如此感興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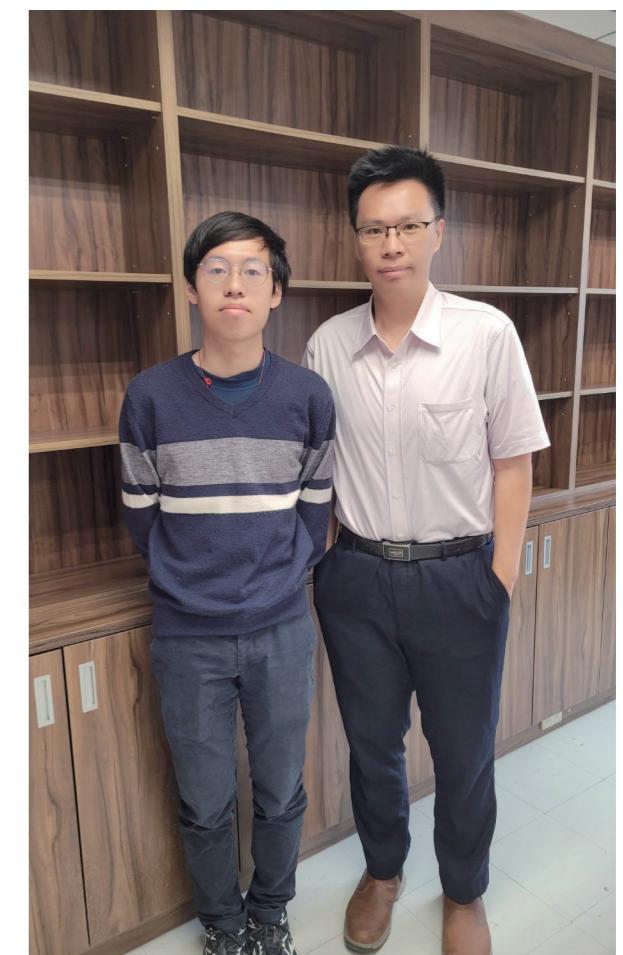
我先講為什麼會對這兩個領域感興趣好了。在比較政治方面，我覺得它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可能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比較，比如說你可以做跨人群的比較、跨國的比較、跨縣市的比較等等，然後企圖去找到一個一般性可以解釋的準則，而公共衛生就是比較特別的一個領域：我觀察到在研究公共衛生的這一塊，大部分大概是走兩個方向：如果是政治學的話，大部分是比較走比較偏向政策的方向，另外一個就是傳統公共衛生學的領域，而我當時的想法，在於說如果我們回到政治這兩個字的本質，政所代表的就是所謂的大眾，那治所代表的就是治理，所以兩個字合在一起—政治，其實就是管理眾人的事，那也因為這個因素，一些政治結構跟制度的變量，也是有可能會直接影響到健康這一塊，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既然這一條解釋機制，目前較少人進行研究，也沒有太多人投入到健康政治領域，那我就試著做，看看政治與健康之間會有什麼樣的連結。所以我大概就是在探討這兩個研究領域之間的東西。

那我就基於這兩個研究領域，來談一下目前幾個重要的研究計畫：在比較政治方面，我比較關心的是兩大塊，而這兩大塊都跟新興民主國家是有關

係的，其中一個就是新興民主國家最常採用的憲政制度，也就是所謂的半總統制。那半總統制跟其他兩個憲政制度（內閣制、總統制）不一樣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有所謂的雙元的正當性，也就是總統是直選的、總理領導內閣並向國會負責，但總理不會是直選的，所以總理可以跟總統就說我具有民意的正當性，因為我有國會的支持，總統同時也可以說我具有民意的正當性，因為我有人民的支持，所以說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於總統跟總理之間常常會處於一種不對盤政治互相對抗的狀態，也因此半總統制行政權內部的競爭是我關心的一個研究的面向，在這當中，我想要探討什麼因素會決定他們的關係是平和的？什麼因素又會使他們關係是緊張的？那他們平和跟緊張的關係，會怎麼影響到後續的一些政策產出跟政治的結果？這是第一個研究計畫所想要探討的；此外，新興民主國家有一個重要的議題：由於它是從過去的威權政體所轉型而來的，而我們知道說過去的威權政體會有一些遺緒存在，那最重要的是所謂的ASP（威權繼任政黨），源自於過去威權政體中所存在的政黨，那如果它繼續在民主政治體系存續，它到底會對民主政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個也是我們關心的一個部分。新興民主國家一方面要處理所謂制度設計的問題，一方面要處理所謂的轉型跟威權遺緒的問題，所以我認為這些東西對於新興民主國家的發展是重要的，也是我之所以選擇這兩個主題研究的原因。

那另外一個研究計畫就比較跟公共衛生相關，就是我企圖從一些政治制度跟結構中，去探討老人的一些疾病跟健康的狀況，就比如說我舉我最新的一篇的研究來說好了：為什麼老人會有所謂的憂鬱症的發生？當然我們知道造成的原因有非常多種：經濟困難、婚姻狀態、多重用藥等等……之類的，可是從政治學的角度，這其實也有可能是一個制度跟結構所導致的：譬如說，老人會不會因為從政，或者是參與政黨，而產生了所謂的憂鬱症，而在這

當中，我們又知道臺灣現在是一個兩極化對抗非常嚴重的狀況，也就是說，當我選擇喜歡某一個政黨的時候，我就會對另外一個政黨產生討厭跟反感。所以當那個政黨執政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好像我的人生比較沒有希望，也因此使我可能就會產生一些憂鬱的傾向，不過這個傾向也有可能視你那個所在的選區當中的競爭程度所影響，又或者是候選人有沒有打一些負面選舉所影響。所以其實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其實制度跟結構是會影響到疾病的狀況，而這就是我另外一個研究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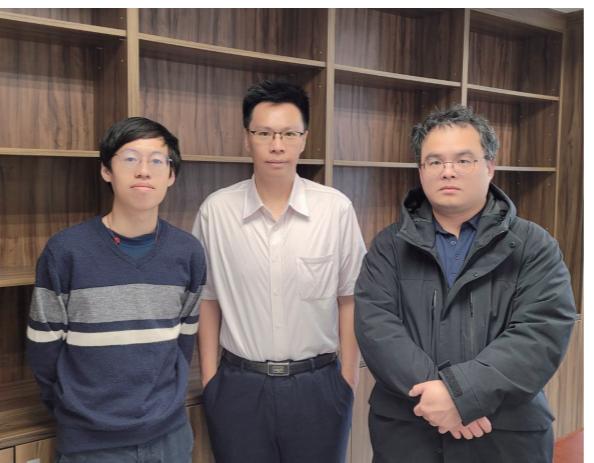




想請問老師對於未來的教學規劃是什麼？是否有什麼想要開設的課程？是否會開設跨領域結合的課程呢？

我未來會打算開兩個方向的，先從跨領域開始講好了。因為我本身有跨到公共衛生這個層次，所以我還蠻想要開所謂的健康政治相關的課程，而我想這幾年間，包含我閱讀過一些書、看過一些論文，還有我自己個人的研究，應該是已經足以可以發展一套理論，去詮釋健康的結果。那另外一個，這應該不太算跨領域，只是系上好像也蠻少人去開這門課，就是跟威權政治有關的課程，現在可能就是在比較政治當中稍微提到而已，但我覺得若能夠把它變成一個完整的一門課、涉及更多層面的話，可能可以讓修課的同學瞭解更多，畢竟相較於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威權政治的運作方式可說是完全不同的。

那另外一個我想開設的課程，就是所謂的量化方法的訓練。原因在於若學生有經過高等統計的訓練之後，後續在有關linear regression model（線性迴歸模型）的課程中，你會覺得這個東西就會變得簡單非常多。不然很多同學修習linear regression model的相關課程時，如果只具備初等統計基礎的話，他其實都沒辦法真正地去理解老師到底在教什麼。因此，開設量化方法的訓練課程，是我還蠻想做的一個規劃；那另外一個就是我想開設的課程，是有關於社會科學基礎數學：因為我認為政治學系的學生，也許用到的數學難度，可以不用像是經濟系、管理學院那麼高，但是他還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能力在。也因此，我的規劃就是說盡量在一個學期的課程當中，把微積分跟線性代數的一些基礎的內容可以教授給學生，讓學生未來能將這些內容慢慢地運用在高等統計課程當中。



面對當前的大環境，請問老師有沒有什麼勉勵的話想對政治學系的學生或畢業的系友們說呢？

其實我覺得大概就是下面三個方向：第一個方向，就是希望大家都盡量有跨領域學習的思維，這在當前的時代是相當重要的：在這個時代學習，不管每個學科都一樣，學生都不該只是學自己本科裡面的課程內容，而是該探索學習其他科的內容，並想辦法把本科的內容延伸到其他的科目進行結合，而我覺得政治學又是個尤其明顯的一個科目，原因在於政治學它其實可以解釋很多，不單單只是政治層面的現象，而是可能解釋並套用像是在科技方面上，甚至用在醫學方面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覺得身為政治系的學生，更該具備有跨領域學習的思維。

第二個方向是有關於國際視野的部分，這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而我對此目前有感到稍微沮喪，原因在於這個時代的臺灣學生出國的比例，好像沒有像我們那個時代來的這麼高，我不確定是否是受當前的整個大環境所限制還是其他因素影響，可是，對我來說，我覺得出國交換或進修，其實它不光只是體驗不同的文化，或是體驗不同的想法跟意見的交流而已，而是你可以看到一個完全截然不同

於臺灣的政治經濟情勢，同時你也可以想像說對於他們在地的議題的話，在地的人是怎麼樣用不同的想法跟思維去討論這些議題，那如果將來回到臺灣這個環境的時候，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可以應用在解決臺灣當前這個困境上面，這也是我之所以覺得國際視野相當重要的因素。

最後是有關於基礎能力的部分，在這部分，我認為有三個基礎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是語文的能力，畢竟現在是個國際化的時代，所以學生最好還是要具備一些語文能力的基礎；再來第二個是數理的能力，對我而言，我一直覺得數學應該是學科之母，原因在於其實在很多的學科中，基本上都是要用到基礎的數學，你才有能力對你的本質學科再做進一步的延伸；最後當然就是程式設計的能力：對政治學系的學生而言，由於未來會有許多機會接觸到有關量化層面的課程，而這些課程可能也會要求你去操作一些統計軟體，因此程式設計能力也就相當的重要。最後是，這三個基礎能力固然是重要的，然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我覺得在想法上，學生應該要大膽，並開創一個完全不同的想法，而不要被既有的理論或者是學科的界線跟本質給綁住，透過想辦法突破既有的學科的界線之後，然後你就會找到一個完全現在沒有人所發掘，並且屬於你的一個藍海，而這件事情是我還蠻鼓勵政治學系的學生去追求的，就是不要被自己的本質學科所綁住，然後不要被老師上課所教的東西給受限住，然後就大膽去開創你的想法，找尋屬於自己的那片藍海！■

# 新進教師專訪

## 鄭泱泱助理教授（105年班）

採訪整理 / 韓丹文（政論三）



**您當初為何會想雙主修政治學系呢？又是什麼契機讓您選擇攻讀政治研究所？在這個過程中，是否經歷過學術上的挑戰？**

我一開始是外文系的，當時雙主修政治學系的國關組。起初認為國關組的出路比較廣。但在上陳思賢老師的西洋政治哲學的時候，發現自己對於政治哲學的興趣高於對國際關係的理論，因此打算繼續去修習這方面的知識。雖然當時家人並未反對，但因為自己研究所是考政論組，和原本國關組的知識不同，所以準備時會感到辛苦。不過，我也認為我研究政治思想的旅程是從研究所開始的。

但進到研究所也不代表說一路順遂。我在寫碩士論文的時候時一度卡關，各種期末報告也備感吃力。因為我是完美主義者，如果東西沒有達到我預期標準的話，我會很焦慮，所以經常耗費比自己預期還要多的時間。那個時候，幸好我的指導老師 - 陳嘉銘老師有給我很多鼓勵，並且給予我很多的方向。也因為深受老師的協助，我有順利的趕出碩士論文。我也發現師長的鼓勵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您曾在美國攻讀學位，請問在美國的求學過程中遇到過哪些挑戰？又是如何克服的？美國與臺灣的學術環境有哪些主要差異？**

我當初雖然是外文系，但去芝加哥大學是我第一次在全英文的學術環境中求學，而我無法立刻適應這樣的環境。再加上芝加哥大學本身就是世界頂尖的學校，學術壓力比我所經歷過得還要大。而我的碩士課程又必須在一年內讀完，因此課程內容非常密集，而除了每週幾百頁的文本外，美國踴躍發問的學術環境也讓我深感壓力。

我認為這並不是我靠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也發現學術的路是如此辛苦。

此外，還有讓我感到心力交瘁的一點是，很多同學來這裡是為了能夠申請到頂尖的北美博士學位班的入學資格。大家雖然可以是朋友，但也為了老師的青睞和推薦信而彼此競爭。

雖然我在美國經常感到自己不夠好，然而當我在迷失自我的時候，我的師長和好友們的支持也是讓我不斷重拾自己生活。我認為雖然學術的路上很孤獨，但是有支持你的社群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也在這時體悟到了，不要和別人去比。我喜歡這些理論，我就專心做好。然後我就不去想後不後悔，而是一路往前。

**此外，您也曾在加拿大從事研究，是否有特別印象深刻的經歷？加拿大的學術環境與美國或臺灣相比，又有什麼不同之處？**

加拿大本身學制和美國很像，但是我認為加拿大更加多元和包容。在這裡要去接觸各式各樣的文化是非常容易，讓我對於多元族群的共存有全新的想像。而在各式政策和美國不同實行的國家，我們也很容易去觀察到不同的政策實踐方法。



而我在多倫多大學讀書時，我認為整體氛圍和芝加哥大學非常不同。我認為整體不似芝加哥大學那樣的競爭，同學都會互相幫助。而學校老師也是非常包容，或許是刻板印象，但我認為多倫多真的是多元友善的地方。而我也是在接受這樣的文化養分後，完成有關於「慈悲心」的博士論文。

**您的研究領域涵蓋西洋政治思想、性別政治等不同領域，請問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關注這些議題？**

我認為每個人都會對某方面的知識產生興趣，有時候甚至會覺得有使命去研究這方面的知識，而我認為這和個人的生命是有明確的關係。我本是身為女性，而又是在社會地位較低的家庭出生長大。而當我接觸西洋哲學時，我就對於社會地位或是性別平等等方面，似乎是內設性的比較關注。我想，真實的關懷會帶你選擇自己熱愛的研究領域。

**在研究西洋政治思想時，您是否觀察到近期學界特別關注的思想家或議題？您認為最近開始受到重視的女性思想家對於西洋政治哲學界有何重要性？**

我認為最近學界關注的議題有一部分是有关於民主的挑戰，另一部份則是學界試圖去西方中心化。

現今許多人認為反民主勢力正在抬頭，這正是民主所面臨的重大挑戰，而學界想要去修復這些傷痕，達到更好的前景。而民粹主義自然是研究大宗。

另外一個則是西方學界試圖容納更多元的政治哲學。例如把以前認為不是主流哲學家，或是不是真正哲學的理論都再次納入討論。例如儒家的民主，或者是黑人政治哲學家探討的政治思想(Black Political Thought)，又或是身障人士等不同生命經

驗。

此外，還有一個是職場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這個議題我本身也很關注。

因為現在每個人不是雇用就是被雇用，並無法真正建立平等關係。民主理論家不能只是看國家選舉，一人一票就覺得好民主。我們要去看這些公民在他們生活面向中，是否能實踐民主。而每天花費8、9個小時的職場便是一個重要的地點。公司單位是否能讓人參與更多公司決策等，這些也是讓民主實踐在生活不同面向的要素。

女性政治哲學家的重要性在於她們能帶來嶄新的觀點與視角。讓我們看到新的生命體驗，也讓我們對壓迫和剝削有不同的認知，正如同黑人政治思想或是身障人士的經驗。我們容納這些不同的看法，終將幫助我們建造更多元的世界

**您個人有特別偏好的哲學家或著作嗎？這些思想對您的研究帶來了哪些啟發？這些思想在研究以外是否也對您有所幫助呢？**

對我來說影響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是 Iris Young。我一開始認識Iris Young是因為陳嘉銘老師是她學生。而我讀過她的著作後，也覺得大開眼界。因為Young身為女性理論家，她的政治理論是非常奠基于她實際的生活經驗，接著去論述自己的觀點。而我也發現哲學不是只有抽象的辯論，是來自於真實生命中的問題，辨明隱藏的問題，並系統性地給予解決方法。

而另外一點是，她文字也淺顯易懂。並舉出實際的例子，例如性別的勞動分工，或是不同種族的社會處境，她用清晰的語言去剖析這些社會狀態。而我也意識到這就是我想要的政治哲學，它能為弱勢族群發聲，並且致力於促進社會平等的實踐。因此，我認為她的啟發了我很多。

**對於想出國深造的學生，您有什麼建議，無論是學業、研究方向或是適應异地生活的方面？特別是對政治系的學生，您對他們有什麼樣的期許？**

我認為首先最重要的便是慈悲為懷。在追求卓越的成就時，仍要關心社會，關懷他人，在競爭的學術圈中，可以傳播更多的愛和關懷。我認為學政治學的知識是能夠幫助社會的，除了自己外，也要照顧他人。

接著，要有能夠支撐自己的群體。學術的日子是很孤獨，因此我們需要那些能幫助我們重拾日子的人來鼓勵自己。

而我正因為師長和同學的鼓勵下，現在才能到這裡，因此我正如同我多次強調的，關懷並幫助他人十分重要，這也是我對政治學系學生的期許。■



## 系友專訪

### 林佳龍學長（75年班、碩77年班）

文字整理 / 周廷芳（國關三）



林佳龍學長是臺大政治學系75年大學畢業、77年碩士畢業的系友，並曾就讀博士班。大學時期活躍於多項學生運動。進入公部門從政後，曾任立法委員、臺中市長、交通部長、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長等多項中央與地方公職。母系榮幸邀請林佳龍學長接受訪談，與我們分享學長生命故事、在政治學系的所學與收穫，以及對於臺灣目前的外交處境與未來發展之期望。

請問部長，對於政治學系未來在人才培育與國際文化教育等方面有何建議？

我認為教育是要能讓我們學到「帶得走」的能力。要成為一個好的政治學系畢業生，先要是一個人。所以我認為，教育應該是要以人為本，讓他活出自我。所謂「活出自我」是指認識並超越自己，有「成為自我」與「超越自我」的雙重意義。

想要去關心或是去了解政治的人，一定要了解社會。人不是孤立的存在，社會之所以形成，是因為它涉及到人與人之間各式各樣的關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政治上的關係。「政治」有很多種定義，可能是所謂的管理眾人之事；可能是社會價值

的權威性分配；也可能是涉及政府體制，這些都會和你發生關係。人是群居的動物，我們期待成為擁有獨立自主、會思想、會行動的「自由人」，但是個人的自由與許多政治、經濟、社會關係牽動，無法孤身在這個更大的社會之外，所以我們也要創造一個適合自由人發展的社會。

個人沒辦法獨立於政府，即使你不管它，它也會管你。與其被政府、社會影響，不如主動了解，甚至進而影響這個社會。亞里斯多德曾說「人是政治的動物」，政治制度會帶來不同的生活環境，決定你能否成為一個自由自在的人。像生活在臺灣與中國是不一樣的，這就是環境的差異。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中有不同層級的需求，包含身體上、安全上、心理上的需求，最後進一步到自我實現。我認為一個人的自我是在社會裡面才有可能實現，除了因為人是群居的動物外，人需要在活出個人的我之外，實現一個更大的我。對我而言，生命的意義是能否創造與分享更多的幸福。如果，我此生有機會透過自我實現，讓大家的生活都更好，可以追求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是這種價值觀與成就感讓我投入政治。

把政治學學好只是認識世界的第一步，重要的是改變世界。除了思想外，還要有行動，而且是要影響一群人，大家一起來行動。行動會受到環境的制約，不同的政體會有不同的條件；行動也會涉及到其他人，如何讓更多人和你一起行動？依靠的是領導力。當我具備了一些政治的專業訓練，搭配個人人格特質，讓我們可以透過一群人的力量，一起改變社會。

我們都無法決定自己的出身，也都是活在社會中的「社會人」，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要先清楚自我認同、活出自我，並了解自己存在的意義，再以「小我」的自我認同為基礎，在社會中藉由「努力讓

社會更好」，而完成自我實現的「大我」，而這就是政治。至於所需要具備的知識或能力可以另外慢慢培養。

另外，參與政治一定要有熱情。想要透過社會參與讓你的生命有意義、讓你的社會更好時，這樣的自我實現才是「大我」。許多對政治的分析可能不夠了解人性。其實，人除了活下去的需要之外，人性有非常多複雜的面向，包含理念、情感，這些都會影響到自我實現的可能。因此，想要讓自己與社會更好除了要保持熱情，也要保持良善，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良善的人，也能有社會上更多的人如此。

除了保持熱情與良善之外，還要有成就事情的能力。做對的事很重要，也要把事情做對，並集結眾人良善的一面，讓大家願意合作。人會使用「組織」作為工具，而不會只憑一個人的力量。一群人如何組織起來，讓自己和社會更好，雖然短期可能會讓自己有所損失，但是有能力的人能夠實現大我與小我的共好。

#### 請問當初為何選擇臺大政治學系就讀？

我自己成長在一個從鄉村到大都市的島內移民家庭。我的故鄉在雲林，父母移居臺北後都在社會的角落做裁縫師，店內有許多學徒經過訓練就可以出師。我們家可以說就是雲林同鄉會，大家會想要一起奮發圖強、追求更好的生活。這樣的成長環境，雖然在社會中相對弱勢、邊緣，但我們遇到任何事情，都會彼此分享與互助，其實非常溫暖，這也開啟我對於「政治」、「眾人之事」的興趣。

因為家裡就是裁縫店，不是裁縫機就是裁剪的工具，連書桌都沒有，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必須用很有效率的方法念書，更覺得要奮發圖強，彼此互相照顧。兄弟姊妹中我比較會念書，知道如何應付

課業，所以就考上了建中。大部分的建中同學都是念理工醫農，而我是念社會組，當時也被稱為「涓流班」。

因為，我的成績很好，所以引起同學的好奇，認為我應該要當醫生或是工程師，怎麼會來念社會組？在高中生涯中，因為我比較會照顧人，做了班長、代表班級，最後大家在聯考的成績也很好，讓我更加確定服務他人是一種快樂，得到的回饋也給我成就感。我們高中的時光很快樂，同學感情都很好，會定期聚會。這樣的經驗讓我對政治有所感受，並發現可以透過我的力量成就一個更大的群體，達到自我實現。

到聯考要決定科系時，因為知道臺灣大學是一個自由的學校，我進去之後比較不會被綁住，所以先有了「想進臺大」這個目標。一開始，老師會建議我們不要讀社會組，既然念了就應該要當律師，或讀國貿系、工管系這些熱門科系，但我還是選擇政治學系。

因為我認為念法律就要當律師，可是律師有時候處理的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勝負的問題，且許多時候不能只照著心裡的想法去做，還必須要服務顧客，加上背誦許多法條不是我想做的事，所以就將法律系從選項中刪去。而對於商學院的學系，我覺得我們是知識分子，應該要心有大志，賺錢的事情就留給別人做。

在我要念社會組前，我已經刪去很多其他選項。很多人說我功課好應該要念醫生，我認為醫生救人很好，但是會讓自己一整天都待在醫院裡。當然病人也值得被幫忙，不過如果我可以讓社會更好，做到「上醫醫國」會更好。也有人告訴我應該去念理工科，但是因為人有溫度，我喜歡接觸人更勝於機器，所以理工科也不是我想走的路。

至於為什麼是選擇政治理論組，而不是其他

組？其實也有一個故事。我就讀高中時，有些臺大政治學系的學長姐，會到建中分享選擇政治學系的原因，當時剛好有一些人正從國關組轉到政論組，他們認為若要參與知識型社團，其實政治理論比較重要，而且必修課少，可以自由參加社團，而這就是我想要的！

當時我也曾與建中教官李普聊過這個問題，他跟我說，「念國關就是要當外交官，可是你有臺灣國語，可能還會連帶影響到英語的發音。」另外，當時戒嚴時代，仍有族群政治的色彩，想當外交官還要有一點家世背景，而自己也不想當外交官，就沒有念國關組。至於公共行政組，教官就說：「公務員有保障、朝九晚五很好啊！」我一聽就嚇到了，雖然很有保障，但我更喜歡自由。

#### 政治學系的所學對參加學運有何影響？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學生運動的狀況嗎？

進了臺大之後，我其實比較少去上課，都自己念書。後來在臺大者研究所的筆記本中，有兩個人是很多人都會參考的對象。一個是江宜樺，一個是林佳龍。江宜樺教授的筆記很認真、工整，都是上課整理的筆記，我覺得他的筆記很秀氣。相反的，我沒有去上課，所以要去圖書館自己找書來念，也去博愛路、重慶南路的書局、出版社。我喜歡看課外讀物，所以同樣是念憲法，我念的憲法可能就和別人不一樣。另外像西洋政治思想史，我也會自己學會做研究，整理筆記本。考試時，因為我常常沒有寫標準答案，讓有些老師很欣賞我，有些老師會覺得我根本沒來上課，所以我的成績大好大壞。最重要的是，能在臺大養成獨立思想和研究，還有寫作的能力，並且在實踐中檢驗所學。

我在臺大參加三民主義研究社、大陸問題研究社等社團，當時會舉辦讀書會，可以看到一些禁書，包括許多簡體字的書與雜誌，這也是我去當大

陸社的社長的原因之一。特別的是，當時大陸社有五張閱覽證，可以使用政大圖書中心。當時我幾乎一個禮拜有三天都在政大，從早到晚在那邊「練功」，看到對岸的史觀與國民黨很不一樣，感到非常驚訝。

當時，臺大有幾位比較同情黨外的自由派學者，被稱為「四大毒草」包括胡佛、李鴻禧、楊國樞、張忠棟，我都會去修他們的課，這些老師在學生因為抗爭要被懲戒的時候，都會為我們講話。我先修習李鴻禧老師的憲法課，他在上課前會先講兩個笑話，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因為他是留日的學者，會挑戰許多當時的憲政問題。後來我修胡佛老師的課，他是留美比較經驗主義，有很多行為研究，挑戰當時中華民國憲法被《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凍結的狀態。這四大毒草的理論對我們來說都很有趣，成為改革派學生思想的依據，並上溯到其他更早期，因為國共內戰來到臺灣的知識分子，像是殷海光、雷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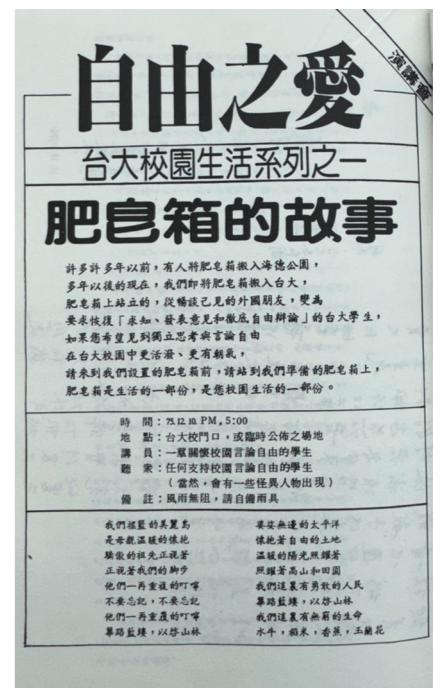
我念政治學系沒什麼包袱，當時認知到我對民主、自由、人權這些價值的信念與現實的衝突時，就會開始批評學校。校方會說學校裡面沒有言論自由，以前系上的教授們都主張行政法上的特別權力關係。我們就想說，學生也是公民，為什麼不能享有憲法人權保障的自由？我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審稿，以前校園刊物要發行時教官都要審稿，我們就開始抗爭，最後被送懲戒。

我們會用各種調皮的方法，像是「開天窗」把沒有通過審稿的那部份留白，大家看到空白都知道一定有人會言論審查，就會去問這一篇的內容是什麼？我們再自己影印、另外發行，馬上洛陽紙貴。最後抗爭越來越大，要求廢除審稿制度、教官退出校園、大學法改革。後來發現大學法要改革，也不是大學能決定的，權力掌握在無法全面改選的立法院手上，因此開始要求改革憲法。我們開始陳情、

抗議，提出〈大學法改革芻議〉，連署簽名送到立法院。學校都很緊張，在校園裡面抗議就算了，你還跑到社會上造反。但也是因為這樣，臺灣許多社會運動都是和學生運動一起發展的。

#### 當時有沒有遇到很大的挑戰想要放棄？

我差點被學校開除，因為在學校站上肥皂箱演講，就被說是聚眾滋事、有損校譽，要按照校規處理。我們在自由之愛運動時校門口有肥皂箱，誰要當第一個？你能確保會有第二個人上去嗎？第一個上去就是被開除、退學，但若能找五個、十個人上去，處罰就會減輕，這個就是集體行動的靈魂與發揮領導力的重要性。



### 請問當時有人私下幫助你們嗎？

有的。當時社會雖然還沒達到真正的民主化，但已經開始自由化。許多自由派的教授，除了之前提到的，其他像是臺大數學系的黃武雄、物理系的張國龍，他們都參與很多教育、環保等不同方面的社會改革運動。當時黨外以及後來成立的民進黨，則是從政治運動的方面衝撞，彼此相互激盪。

就讀政治學系讓我比較有論述能力，也較容易掌握現實。我在做出行動時，會思考如何避免錯誤的行動，對改革帶來較大傷害，並做出判斷，久了便累積成經驗。我的學生運動經驗，就是從觀察者變成參與者，最後變成領導者的歷程。從普選運動到自由之愛，再到野百合運動，就是這樣的發展情況。

### 請問這些經驗您有透過校刊、稿件留存下來嗎？

有啊，像是自由之愛運動紀實、野百合運動實錄，這些圖書館應該都有。我在自由之愛的創刊號上發表一篇文章，對未來的校園運動產生影響，內容是分析黨政軍特在校園的控制體系，以解構校園的權力結構，我可以從知識上解構威權統治，這些能力是在就讀政治學系時所學習到。

### 請問出國深造的經驗帶給您什麼樣的收穫呢？

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我也退伍回到臺大政治學系唸博士班，然後申請到美國富爾布萊特(Fulbright Program)獎學金，接著於1991年前往耶魯大學(Yale)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因為已經有經驗了，所以我在讀書、寫論文時就決定要把臺灣經驗與世界做比較，也很清楚我去耶魯是要跟著哪位老師。我跟隨比較政治的大師Juan Linz，他主要做威權與民主轉型的研究。我在耶魯待了七年，

1991到1998年間我在美國參與許多公共事務，也會回到臺灣，或是到中國做田野調查。這段時間幫助我消化參與民主運動的經驗，也對政治學做出貢獻。回到臺灣後，我持續發揮我參與運動的特質——組織群眾來改變社會。

我在美國有參與「臺灣學生社」，這是屬於運動型的組織。我也有發起一個「北美臺灣研究學會」，讓出國深造的研究生們可以投稿碩博士論文，這個論文發表會至今為止已經三十年，仍有持續舉辦。當這些人回臺灣後，我組織了臺灣智庫。成立財團法人臺灣智庫時，剛好是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後，我們想成立一個能改變社會的組織。以前要透過改革、衝撞達到民主化，但是當臺灣已經完成民主化後，我們要透過公共政策去影響臺灣。如何讓社會更好？就是要透過知識力。



### 為什麼會從學術研究工作轉向政治界發展？政治學系的學習對您從事不同工作有何幫助？

剛回國時，因為一些因素，我沒辦法回到臺灣大學，所以我在中正大學教書。我也受到李登輝前總統的邀請，到國安會參與許多重大決策。陳水扁經歷第一次政黨輪替當選總統之後，我被介紹到國安會擔任諮詢委員，我算是我們這一代比較早成為政務官、部會首長的人。三次政黨輪替，我們也跟著在朝在野，不同角色對我都有很大助益，我也都學以致用。我曾在日本聯合國大學研究，後來進入國安會工作大約四年，中間也擔任行政院發言人、新聞局長。我們的總統、行政院長是重要的決策者，我是幕僚或政務官，會站在國家領導人的高度，提供很多的分析跟建議。

在一個階段後會面臨到抉擇，要在幕後當學者、幕僚，還是要走到臺前？要不要去選舉？這是很重要的生涯變化。選舉必須要融入社會、代表人民，並獲得民意的支持，對念政治的人而言，雖然有很多專業知識可以應用，但也是一種磨練。我認為，我的人生已經發展到下一個階段，我對民主的信念與實踐的經驗，需要接受民意洗禮，取得民意的基礎。我才能在政策、政治上，用更完整的方式將我所關懷的理論和經驗傳達出去。

一開始我是學者從政，但在臺中「十年磨一劍」經過民意洗禮，再回到中央的政治舞臺，從交通部長、無任所大使、總統府秘書長，再到現在外交部長。我認為，人生經過許多的體驗，現在的許多決定都會和以前是純粹的學者，或純粹的民意代表不一樣，因為我兼具兩者。

### 請問關於外交部，您有什麼想與我們分享的嗎？

外交部是一個重要機關，外交關乎臺灣的生存跟發展，以及我們與世界來往的方式。我的經驗告訴我，外交不應只有傳統的外交模式，應該整合所有臺灣的力量，讓外交成為台灣國力的體現。所以，我提出「總合外交」，也就是「部部都是外交部、人人都是外交官」。這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套在既有憲政體制之下，整合大量機關單位外交力量的體現。

「總合外交」包括價值外交、同盟外交、經濟外交，我們也提出「三鏈戰略」去鏈結世界。價值外交是和同樣重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理念相近的國家互動，他們可能也面臨威權擴張的威脅，需要捍衛這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部份我們有許多志同道合的國家，如捷克、立陶宛，這些國家以前受到蘇聯共產黨的統治，現在雖然獨立，但是對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仍會有危機感。因此他們更能夠體會臺灣現在面對中國威脅的處境，我們可以從中建立許多外交關係。雖然彼此並非邦交國，但是實質關係幾乎不會比邦交國差。

第二個是同盟外交，也就是安全議題。我們在印太的第一島鏈，都面對中國、俄羅斯、北韓、伊朗的擴張，讓臺灣與理念相近國家，擁有安全合作的機會。像是大家都很關心的海底電纜安全，或是臺灣近期與鄰國日本、菲律賓持續深化關係，都是由於面對共同的安全威脅。

第三個是經濟外交，期待臺灣與他國在經濟發展上互惠共榮。比如我們有榮邦計畫，除了邦交國外，對於非邦交國也會有許多合作和投資。尤其各國現在都想與臺灣的高科技產業、半導體、AI等資訊產業交流合作，這成為我們外交上重要的助力。

我當外交部長到現在一年半，我們與十二個邦交國關係都很穩定，非邦交國的關係也一直在拓展。這段時間，我訪問許多以前外交部長不能去的國家，這代表臺灣的國力已有一定實力，但最重要的還是找出與對方國家的交集，並且鏈結對方。

中共也會有各種施壓，但這些國家在國際上，無論面對中共的混合戰、法律戰，或是扭曲聯合國2758號決議，也都會支持我們，避免我們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些都是比較新的觀點，從戰略角度重新定義何謂外交，並且讓臺灣透過總合外交走出去，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為外交做出貢獻，外交也能促進國內各行各業跟世界的交往。

**從學生的角度看來，臺灣目前面臨的政局有些對立。請問部長希望臺灣如何減少對立、繼續走下去？**

民主政治本來就是眾聲喧嘩，大家在遊戲規則中公平競爭。但規則也不是天生就長這樣，它是不斷被改進的，所以我覺得關鍵是要相信臺灣、相信民主；也要相信臺灣可以對國際有貢獻，我們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在於可以讓世界更好。現在國際已經認為「臺灣是臺灣」，美國總統川普也是這麼說。

臺灣是臺灣的臺灣，也是世界的臺灣。我們已經走到今天，不太可能再回頭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因為中國尚未發展到我們所處的階段，反而臺灣可以成為他們的燈塔。我相信，許多中國人心裡都明白，他們其實更嚮往成為臺灣人，沒有任何人，可

以違反臺灣的主意願。臺灣與中國的關係，並非純然的零和對立，且人類制度也有很多創新的可能。

我認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雖然想要挑戰國際秩序，但這不是人類文明的出路，而臺灣已經進化成為大家都很喜歡的臺灣，是世界良善的力量。臺灣的價值在於我們能夠讓彼此更好，我們不會想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別人的失敗上。你說臺灣是不是一個國家？我們當然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我們人民作主、選舉總統，還三次政黨輪替。

臺灣人民也都認為，政治雖然很重要，但不是一切，這是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觀念。民主給我們公民社會、有限政府，並透過權力的監督與制衡，來確保我們的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人類的歷史走到今天，已經不太可能用暴力解決歧異。

今年，外交部在歐洲推動文化外交，歐洲國家數量很多，彼此擁有不同的種族文化，大家都會互相欣賞與彼此尊重。但是中共就是一元化，不允許有人長的不一樣。人類的歷史進化應該是多元化，這樣才有創新，但是中共就是想要控制。我認為，這是兩條不同的路，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屬於臺灣的路。

同時我也希望在走臺灣的路時，我們也能夠處理好中國因素，這不只是臺灣的問題，更是世界的問題。以前大家會將臺灣跟中國簡化為兩岸關係，但中國現在的威權擴張不只針對臺灣，他與第一島鏈上每個國家都有領土糾紛。因此，我認為臺灣要有信心，我們只要秉持對於普世價值的重視，就可以走遍天下。

至於什麼是國家？拿人作為例子，成為一個人的條件，並不會因為別人承認與否而改變，即使別人不承認，當你具備人的條件，你就是一個人。我

認為臺灣已經走到可以理性討論這些問題的階段，即使意見不同、吵吵鬧鬧，我們還是同在一個國家。我相信，中國人也希望自由、民主與法治，並在持續奮鬥中，希望臺灣能作為中國學習或參考的路線。■



## 系友專訪

### 林修銘學長（76年班）

文字整理 / 葉妮箐（政碩二）



**您對於臺大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在入學之後是否產生了新的看法？**

我的姊姊念政治大學，她曾經在我尚未參加大學聯考前帶我參觀臺大與政大。無論是從學校或學術地位的角度來看，臺大最具吸引力之處在於整體學習環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在大學考試前對於臺大心嚮往之。進臺大之後，讓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學習環境的變化。在中學時期，過去的教育都是屬於填鴨式教育，基本上學習的目的也很單純，大學使禁錮的學習模式變得開放，同學也是從臺灣各個地方來，能夠遇到不同背景的人，對我來說是很舒服的體驗。

**您覺得臺大政治學系的學生有什麼特質？**

臺大每個系所有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個性。多數的政治學系學生對社會有比較多的關懷，對於討論社會議題也不排斥，第二個部分則是政治學系本身的規劃並沒有在學術與課業方面對學生有非常明確的規範，這樣學生在時間安排與學習上相對自由多元，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現在的社會希望學生多元化發展，政治學系對學生的培養方式讓學生不會太侷限於特定領域，特別是臺大的教育，無論是哪一個學系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這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選擇從政治學科轉向學習管理與金融領域的知識？**

以政治學系而言，許多學生選擇出外深造，希望回來能成為一個老師。另一些則是選擇考公務人員，若是唸國際關係組的話會考慮去當外交官。但因我從來沒有定位自己要成為一個老師，也沒有想進入政府部門當公務員，所以我選擇轉往商業領域進行學習。想要深耕於一個領域，除了基本的專業知識需要了解；另外一個重點是人格特質，我個人覺得誠信（integrity）相當重要，它很大程度的影響你／妳在各個工作的表現。

**在臺大政治學系的學習對於您日後的職涯發展有何影響？對金融領域的工作帶來什麼幫助？**

政治學系對我的職涯影響最多的就是我對社會意義的關注。當政治學系學生面對一些非常商業導向（business oriented）的工作時，比起商學院學生，他們能在工作中展現對社會的敏銳度。若能與經濟學、會計學的知識相輔相承，對工作效能能產生的幫助就很大。社會科學不像是自然科學，像物理學，追求的是非常專精、專深的學問。我們在政治學的學習中一直在涉獵不同的領域，重要的是找到其中的共同處，並針對某些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案，這是政治學系的優勢，它不會是涉獵性很窄的科系。

我認為商業是對社會意識的觀察。像是我現在擔任證交所的職務，它的本質是政府政策與商業領域的交會點，而不是一個完全私有的企業。因此我的工作所面對的問題更為複雜，也需要多樣化的解決方式，這時候需要仰賴的是多方面的思考，同時特別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政治學訓練讓我知道我對於跟社會產生連結的議題是有興趣的，那也是為什麼我接受現在這份工作的原因，那些對社會的

觀察讓我可以提出很多意想不到的想法，最終對於改善現況有所幫助。現在整個世界的互動相比過往更加快速變動跟深刻，維持一個更開放的心態、更有彈性的思維才能讓我們應對不斷產生的問題。總之，思考自己的方向、培養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拓展看待事情的角度，都是我們必須努力去調整的。

**您長期從事金融工作，那您做這份工作最有成就的事情是什麼？**

我在金融領域工作至今大概二十年。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它在資本市場裡是一個有影響力的角色，可以改變資本市場、討論資本市場，然後



也具備舉足輕重的決策能力，這些事情部分回應了我對自我的追求。從整個人生的角度去看，這就像登一座山一樣。隨著攀爬的高度提升，從三百、五百公尺，到兩千、三千公尺，能夠看見的風景與境界就越遠。我從事金融工作最大的意義是我在這個工作裡面發現我可以看得更寬廣、看得更遠，思考我該怎麼去落實我想要進行的改革，並親眼看見決策影響整個組織。資本市場的改變，對我來說那不是金錢上的滿足，是對臺灣感情的實現。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我知道這未必是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機會跟運氣做得到。

**許多與您工作過的同事都稱讚您為是一位做事積極務實的人，請問是什麼原因讓您可以長時間維持對金融工作的熱忱？**

我覺得要維持熱忱的關鍵就是思考。人如果不斷地思考，就能不斷地維持熱忱。其實我不相信一個不願意思考的人會懷有熱忱。熱忱的本身不是從

外在去發現，而是需要從内心去發掘自己的熱情。熱忱最容易受到失敗的消磨，我的熱忱是我在面對問題的時候從不放棄，我也享受在其中。如果想要維持熱忱，我們必須將失敗當成一種養分，這是一個有趣的哲學，這樣去想的話就能從中找尋到快樂。當解決一件很有挑戰性的事情，那種不氣餒跟多方嘗試的過程會成為自身的力量，即使只有一點點的進步，也會激勵你／妳有更多勇氣跟動力保持熱忱。

**近來AI發展在各產業皆帶來許多變化，請問您認為AI對金融領域產生什麼影響？**

AI的發展背後代表的是整個數據領域的發展，在過去這十年是非常顯著的趨勢。我認為未來AI將會進步得更加快速，因為它的學習動力很強，也會是一個集合性的成長。AI在金融領域的運用在於我們透過AI彙整出過去的一些結果，再根據這些結果預測未來的很多事情。換句話說，我們以AI為工具

盡可能避免掉人為的判斷疏失，讓金融領域不斷學習。所以我們或公司以AI當作分析途徑進行數字上的處理，也將AI用在監視跟防範詐騙的發生。我不會將這些技術革新視為取代原有的工作，而是在原有工作的基礎上，更精準地達到我們預期的結果。

AI為金融相關的產業帶來不同的想像空間，且當AI累積的數據變得更多，能夠運用的領域也將增加，處理資訊的能力也更精確，我們很期待能使用AI提升客戶的金融體驗。AI必定會對於人類的生活帶來很大的改變，這是可以預測到的。

**您曾在採訪中提到您鼓勵年輕人做夢、累積經驗才能成功，在這邊想請問您對於「成功」的定義是什麼？**

成功是由個人去定義。我是一個看重團隊的人，我定義的成功是創造可以與人分享的成就。我覺得與團隊一同設定目標、一起努力，然後面對更困難的挑戰，只要克服這些挑戰，那就是大家共同追求一個美麗的夢。能夠一起享受成果的喜悅感，是我在乎的成功。我鼓勵年輕人多做夢，而且築夢踏實。有些夢想真的可以因為大家的付出而實現，有些成果遠比你／妳想像中的更好，成功的果實是在與他人分享的過程中發現一些意想不到的結果。

**對於政治學系的學弟妹，您有什麼學業／職涯／人生建議？**

首先我要先恭喜學弟妹們進入臺大這麼有意義的環境學習，在這裡無論是知識的獲取還是師長同學間的互動都很重要。現在的社會變得越來越開放，我鼓勵學弟妹們依照自己的興趣探索多元的領域，或許未來不是個人能夠完全掌握住的，但你們永遠要抱持這樣的態度去學習。進到職場裡面也是一樣，你們要帶著開放的心態，尋求一些夥伴一起創造一些事情，只有單打獨鬥非常可惜。我最近看

了一些書，覺得現在有些年輕人因為科技網路的發達失去了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機會，我想說的是不要忘記人際交往仍然很重要，很多學習的機會就藏在裡面。■



## 系友專訪

### 市政最前線：臺北市副市長林奕華學姐（80級公行組）專訪

圖／文 陳廷瑄（政研二）

**編者按：**林奕華學姐1991年畢業於母系公行組，1993年赴美取得匹茲堡大學公共行政碩士。歷任臺北市議會議員、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長、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長、立法委員，現任臺北市政府副市長。



#### 請問學姐當初選擇就讀母系的原因與考量是什麼？

在高中時期，我開始閱讀許多跟社會科學有關的書籍，也因此決定往這方面發展。另外，我從小的個性就對公共事務比較有興趣，所以這些跟公共事務相關的科系就變成我的選擇。因為興趣明確，在高中填志願的時候，就只以「社會科學」為志願，其他如商學院或文學院都沒有考慮。坦白說，我第一志願是先填法律學系，再來才是填政治學系，之後覺得就讀政治學系是老天眷顧我，的確非常適合我。因此，我很鼓勵大家從小做自我興趣的探索，一定要選念自己喜歡的領域。

#### 在母系的學習過程中，令學姐印象最深刻的課程、老師或活動是什麼呢？

記得那時我們都很習慣說臺大「政治學系」而不是政治系，因為「政治學系」更重視整個政治的理論基礎，所以兩者是不一樣的。還有，我念的是公共行政組。很多人認定公共行政是屬於管理，管理有時候會流於制度或執行。我們的公共行政組跟其他大學的「公共行政系」不同，多了很多的「上位思維」(meta thinking)，這是屬於政治的整個思想與理論邏輯基礎，然後才有衍生出來的公共行政部分。

課程方面，記得當時修習林火旺教授的「理則學」，這門課中的邏輯思考訓練對我而言有長期的

助益，且是母系獨有的，一般學校的公行系不會有這門課。另外，我從朱雲漢教授的比較政府中學到了不同的政府體制、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的比較。陳德禹教授的行政學需要讀很多行政學相關的課外書籍，且每一本書都要寫摘要心得。不管是教科書或課外書籍裡，都讓自己獲得很多知識。對我而言，這一堂課在於如何很快速地看完一本書，並且在裡面抓到它的精神，因為大量閱讀對於社會科學而言是很重要的。

熊秉元教授的財政學當年是必修，很有創意，會讓我們看很多小品文章，而且都可以導向財政學的內容。老師上課採問答式教學，會主動請同學回答問題，印象中還會追問問題，是很好的思維訓練和啟發。總而言之，母系每堂課都有很多收穫，包括自己選修的課程也是如此，因為臺大名師太多，皆能收穫滿滿，所以其實是講不完的。

#### 請問是什麼契機促使學姐進入政治界？

我踏入政治界是偶然，我的選舉機會並非自己主動規劃，而是來自於大學的表現。事實上，我雖然曾經參選並當選臺大學生會長，但出國留學後到參選臺北市議員之前，我與政治領域已沒什麼接觸。當時適逢馬前總統競選臺北市長，他希望臺北市各選區都能提名一位形象年輕清新的候選人。我會提這個點是因為每個階段人家對你留下來的印象，不知道何時它就會變成你下一個階段的契機，而我當時競選議員就是如此。因為有人想起我在大學時的表現，剛好讓我有參選的機會。其實當時也有考慮了一下，但朋友跟我說很多人想要選舉都沒有機會，而我既然對公共事務有興趣，自己應該要勇於接受這個挑戰。當時我是以很正向的想法去看待這個挑戰，覺得自己還很年輕，就算沒有選上也是很好的學習。



因為我家沒有人選舉過，且在地方上我也沒有任何經營，能第一次參選就在大安文山區以1萬6千多票吊車尾選上議員是蠻幸運的。要非常感謝選區願意給年輕人機會，當選時的我剛好30歲，是選區最年輕的候選人。至於參選前做過的工作，包括立法委員辦公室助理、陸委會副研究員、NGO執行秘書，等等，全部都在公共事務領域。

所以若要談是什麼契機？應該是在臺大就學期間的各項歷練。我在大二就選政治學系的學代，也當選學生代表大會副議長，大四則是臺大學生會會長。另外，在校期間我最投入的社團是「民權初步學會」(現今已無此社團)，該社團主要是學習民主理論和何謂民主程序，落實到如何開會、如何主持會議，以及如何運作好一個組織等等。例如開會一定要有結論，而要有結論就一定要有討論，這就涉及民主程序，而且不能「會而不議，議而不決」。至今我依舊覺得在這個社團的歷練對自己助益匪淺，無論是擔任民意代表或後來轉職政府部門擔任教育局長及副市長，主持會議是常態，讓參與者覺得我能把會議主持好，是很重要的，而這樣的能力也是奠基於在臺大得到的養分。

**請問母系的訓練在邏輯思考、研究能力、政策分析等方面，對學姐後來的職涯有什麼影響？**

大學課堂上帶給我們很多堅實的知識與理論，同時我認為讀社會科學一定要讓自己維持很多對外的觸角，參加社團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管道。另外，大家都覺得理工科系有自己的實驗室，那我們讀社會科學更要有雄心壯志，把整個社會當作自己的實驗室。

我再舉兩堂課為例。在莊錦農教授的「政治分析」選修課中，我們判讀各式報導和訊息，訓練在政治議題的獨立思考能力，其實不論時代如何變化，媒體素養同樣重要。而透過朱志宏教授的「公

共政策」課程訓練，讓我成為稱職的政治幕僚。政策分析報告設定須於八百字內精簡陳述研究分析、建議及結論，使長官可以快速擷取內容。若要進一步了解，再檢閱附件中的補充說明。對於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習者而言，政治學系帶給我在分析力、思辨力與表達力的完整訓練，無疑是我個人職涯中最為關鍵與核心的能力。

**想請學姐跟我們分享就學期間以及在政治界，分別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什麼？而您又是如何克服的？**

首先，就學期間我最大的挫折是國中升高中時重考，但後來覺得反是我人生的養分。其實就學期間不用在意是否多花一兩年時間，重點是找到自己的方向，且能夠認識自己、自我探索。在國中階段自己算在撞牆期，所以多給自己一年時間摸索，之後就非常順利了。我在高中就蠻確定自己的興趣，我們以前都比較升學導向，不像現在有職涯探索引導學生，那時我就覺得自我探索是極為重要的。

另外，當議員時期，在華光社區協助弱勢民眾跟政府爭取權利的過程，因為結果不順利，讓我感到挫折。但這也讓我想到如果能夠有機會到行政體系服務，會有很大的不同。就以我長期關心的教育議題來說，當民意代表是監督與建議的角色，而教育局長則是能帶著同仁從政策面、執行面著手。

**學姐您曾經擔任行政部門的職位（教育局長、副市長），也曾經擔任立法部門的職位（市議員、立法委員），想請您跟我們分享兩者的相同與相異之處？**

比較兩者，民意代表對政策比較是屬於建議權，而行政體系則有主動擘劃和推動政策的權力與機會，但同時也要擔負政策執行評價。我很感謝自己進入行政部門前有民意代表的經驗，對政策制定



的準確度會比較高，另外也比較可以聽到民眾的真實聲音，也重視政府回應民意的速度。

以我擔任民意代表的經驗，我認為市議會在預算權的落實大過於立法院。臺北市議會審預算是審得很細緻和嚴謹的，局處如果要順利拿到預算，必須準備足夠的資料和議員溝通。而且臺北市議會對於預算，除年度總預算，還有第一次追加（減）預算、第二次追加（減）預算和決算的審議，都是非常落實的，所以我審預算的功力要感謝在市議會的經驗累積。

相對在立法院，我認為最大的價值在立法權。大家要認知到議員跟立法委員的角色差別，當大家還是期待在地方上隨時可以看到立法委員，其實對立法權的落實很不利。審議法案應該是立委很重要的責任，但因臺灣的政治生態，不可否認選區的在地經營更為重要，因為在立法院裡面審法案非常花

時間，媒體報導也極少，除非有看國會直播，否則沒有人知道立法委員開會在做什麼，但在地方上跑行程可以看得到人。

為何立法權很重要，因為法案的影響是非常長遠的，所以一定要注意立法品質。我擔任立法委員時覺得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把理念、價值、民意化為法律文字，提出法律制定案或修正案，在審法案的冗長過程對自己提出的條文進行論述和說服，然後三讀通過後，行政部門就必須據以執行。

**對現在仍在就讀政治學系的學弟妹，請問學姐有沒有想給予一些期勉及鼓勵的話呢？對於未來想進入政治界的學生，請問您有什麼建議？**

如果要給學弟妹建議，首先，要珍惜臺大有很多優秀的教授，除本科系老師外，我那時候學經濟學，是到經濟系去上課，也跑去心理系修「社會心

理學」。進到臺大就像進入寶山一樣，積極主動多拿寶藏就會一輩子受用。其次，希望念了政治學系自己一定要喜歡，同時也要體會到社會科學本來就是培養通才，所以除了要在知識上多提升自己的專業度，社會探索也非常重要，在學生時代就能創造機會多累積一些經驗，不管是社團或在校外都可以。還有，提醒自己多角度觀察社會，唯有多看不同的主張和觀點，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主張和觀點。政治學系畢業的同學，其實在各行各業都很適合，不要讓自己的出路侷限了。出社會之後，只要將大學習得的所有經驗與心得，運用在自己未來專業工作上，絕對都有幫助。

如果想往政治領域發展有幾條途徑。臺灣很需要稱職的政治幕僚，而專業的政治幕僚也不用怕自己會失業，因為各黨派、各級政府都有需求。但厲害的專業幕僚學習不能停止，一定要不斷地自我精進，能具備足夠的政治敏感度、保持思維的靈活度，和擁有精準的判斷力。一個政治幕僚具備思考



力、分析力、統整力、論述力與撰寫力，不管在哪裡都會是被需求、被欣賞的人才，甚至也有可能得到機會，轉換跑道至行政體系擔任政務官。

另外，有的人會去參加國家考試成為公務人員。我認識很多臺大政治學系畢業的校友在政府體系工作，表現突出也能步步高升擔任高級文官。最後，也有的人想像我一樣出來選舉，但是這就一定要做好客觀的分析。選舉是大環境跟小環境的相對評估，要投入選舉的人必須做一個理性的判斷，千萬不要太衝動。在這方面我是比較務實看待，想要投入選舉必須理性看待自己各方的準備以及當選的機率。但也許有些人不認同這種理性觀點，會覺得政治就是要很浪漫，有一點衝動。最後，我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當然這就有待大家去探索及認識自己了。■

## 系友專訪 杜微學長（EMPA9）

文字整理 / 周廷芳（國關二）



杜微學長是臺大政治學系「政府與公共事務」在職專班第9屆畢業的系友，曾任臺灣鐵路管理局局長，並於2024年臺鐵公司化後接任首任董事長，在服務40年後於今年退休。母系榮幸邀請杜微學長接受訪談，與我們分享擔任公職、歷經公部門轉型的經驗，以及對學弟妹的鼓勵。

**您在大學就讀交通管理科學系、碩士就讀「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EMPA），請問您是如何融合、運用這些知識？這些領域哪一個最影響您的思考？**

我來念EMPA最大的誘因是我認為政經領域的

知識多少會和我的職務有相關，如果能熟悉這一方面的學識，對自己未來在職業上的發展更有助益。進來以後，我發現EMPA的課程真的是太有趣了。除了公共行政，也有教授選舉方式、政府組成。雖然我在大學就讀交通管理，但是我認為臺大EMPA對我工作的幫助更多。舉例來說，在臺鐵局工作需要與外界、上級溝通，在交通管理科學系很難學到這些知識。另外，在EMPA撰寫的論文也對我的工作很有幫助，我很感謝蕭全政老師和我一起研究並鼓勵我。這篇論文結合理論與實務，所以特別有價值，往後我甚至是照著論文裡面的研究來進行後續的政策推動，真的很開心。

在許多不同的公職中，請問您為何選擇臺鐵呢？

我選擇臺鐵一來因為我是學交通的，從本業裡選擇職業是最好的。二來是我們交管系有分組，臺鐵所屬的陸運組有最優渥的獎學金和建教、訓練資源。當時覺得如果畢業出來就可以有一個工作機會蠻好的，所以沒有想太多，進來之後才發現臺鐵在當時已經是有經營困難的情形，這個部分就不在話下了。



請問您如何在這個領域深耕，並取得今天的成就？能與我們分享在您升遷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或令您印象深刻的事件嗎？

我是從基層做起，我認為每個階段自有他的經驗跟學習，經驗很重要。另外，我在臺鐵學到很多交通專業以外的經驗與知識，也感謝臺鐵給我這個機會。

困境其實蠻多的。因為臺鐵是公家單位有諸多

設限，難以真正自己做到企業化經營。面對人力進用、預算爭取，往往要付出很大的心力，但公家機關本來就是要接受政府的指導，這也是無可厚非。另外，因為臺鐵規模龐大，想要把臺鐵管理好需要系統性的模式，但由於臺鐵是百年企業，這個系統性的管理正是臺鐵比較欠缺的，建立安全的系統也是相當辛苦。這個部分是我希望未來臺鐵能夠再更健全、更精進的一個方向。

您擔任過許多職位，請問您認為基層公務人員與政務官的工作有何差異呢？

基層公務員就是考進來之後，照著既定的步調執行工作，只要按照自己的職責做就好，對於組織有任何想法，最多就是提建議並參與一些改善的計畫。政務官就不一樣，管理者需要考量的比較廣泛、遠闊。我認為主要的不同是公司經營有許多必須遵守的規定。我在臺鐵公司成立之初，就已經都取得公司需要的資源了，剩下就是管理者要如何把資源轉化成公司的助力，讓他能夠提升安全、服務、永續，這個是比較勞心的，一般基層人員可能沒有辦法思考跟處理這部分。

您曾擔任末任臺鐵局長與首任臺鐵公司董事長，請問臺鐵公司化如何影響您的工作？請問您如何看待國營事業公司化？臺鐵公司與日本JR完全的公司化有何不同呢？

公司化對我而言不只是從末代局長交換到首任董事長，民國92年時我在臺鐵局裡的各個職務就有涉獵公司化的事情，我的理念是臺鐵早就該公司化。臺鐵局時代因為限制太多，光靠內部企業化是不夠的，而公司化就可以打開許多限制，所以完成公司化讓我很高興。另外，董事長與局長的工作也有差別，公司化後的業務有更多董事會、外部的力量一起參與和協助，這些都是臺鐵局沒有的。雖然要對立法院、交通部負責這件事沒有變化，但對

於公司資產的運用、人力調整、預算執行的限制較小，如何善用這些資源也很重要。

就我的瞭解，日本JR是民營化，所以他要自己負責的事情比較多。相對的，他能自己決定的事情也多，只要對公司負責就好。現在四國和北海道JR的營運還是需要政府的補貼跟協助，因為每個JR有六個客運公司，各客運公司的狀況不太一樣，有些賺錢、有些較偏遠的會虧錢，這些公司要維持營運就需要政府另外的協助，這點和臺鐵比較像。

請問您如何看待現在年輕人對學習與求職的焦慮？對於政治學系的學弟妹，您有什麼學業／職涯／人生建議？

我認為我來EMPA進修有很多收穫，也能運用在我的職場上，真的很開心。因為我們系上的老師都很棒，各位來學習的時候千萬不要客氣，要善用資源、多多向老師提問。我也想建議各位能看看自己的工作場域有沒有辦法與系上的所學做結合，我覺得這才是求學的動力，可以達到自己最佳的效率。

至於大學部的同學，依照我在大學的經驗，我還是會去尋找本科系的職場，我覺得這樣比較不浪費資源。當然我們也有很多不在交通界且成就斐然的同學，不過我個人的看法是就所學去拓展自己的職業會比較好。我覺得臺大的同學本來素質就很優秀，到哪邊應該都沒有問題才對。■

## 系友專訪

### 尤瑋鍾學長 (EMPA12)

文字整理 / 韓丹文 (政論三)、圖 / 尤瑋鍾



尤瑋鍾學長，電競暱稱Hazuremon，於2024年代表臺灣參加在瑞士舉辦的《WBSC eBASEBALL™ Series 2023》世界決賽榮獲季軍。他的電玩之路始於外婆送的一臺紅白機，歷經超級任天堂、PlayStation等時代，最終深深著迷於《實況野球》這款結合策略與操作的棒球遊戲。而白天是公務員，晚上則化身電競選手苦練技術，這段雙重身份交織的旅程，也讓他的國際獎牌格外珍貴。

請問當時為何會想讀政治學系的碩專班？政治系所學的知識或思維模式，是否對您的公務員或電競生涯有所幫助？

我原本大學就讀理工科，後來因為興趣不合轉入經濟學系，也因此發現自己對人文領域特別有熱情。加上我和父親都在政府機關工作，在看到政治系碩專班招生資訊時，覺得剛好能串聯我過去的學習背景、現在的工作經驗，以及個人的興趣。此



外，碩專班採週六上課的形式，也讓我能與平日工作切割，更專心投入學術研究。課堂上，來自不同部門與年齡層的同學們提供了多元的視角，搭配系上的方法論訓練，讓學習過程非常有趣。雖然這些知識不一定能立即影響日常公務工作，但卻逐漸改變我看新聞、處理工作、甚至是面對家庭教育的視角。而在電競領域上，這樣的養分也幫助我理解為何國際奧會會積極推動電子運動，讓我收穫良多。

您是如何在繁重的臺大政治學系課業與高強度的電競訓練之間取的平衡？請分享您時間管理的秘訣與遇到的挑戰。

對我而言，進入高強度競技階段後，練習的重點已不在於投入多少時間，而是能否有意識地找出問題與進行強化；若無法針對弱點調整，即使再多練習，也只是在浪費時間而已。

實況野球這款遊戲本身包含許多細節性的「小專案」可研究，這類屬於腦力型活動。對我來說，思考暫遇瓶頸時，若切換不同的議題思考，反而是

種動態休息，也是我時間管理的方式之一；所以我常在遊戲、學業及公務專案間來回切換，儘量不浪費任何可動腦的時間。

您當時接觸實況野球是因為家人，以及自身對棒球的熱愛，能否談一下這段心路歷程？為何會選擇實況野球？MLB有許多其他遊戲，實況野球有什麼特別之處吸引了您？

我是在1995年高一寒假第一次接觸《實況野球》，遊戲有著明快的節奏與擬真的打擊系統，在當時可說是劃時代的作品。與傳統的節奏打擊或區域打擊不同，實況野球引入「精準位置 + 節奏打擊」的系統，大幅提升了操作深度，也讓我深深著迷。此外90年代臺灣職棒剛起步，旅外的選手以旅日為主，包括呂明賜、郭源治、郭泰源、陳大豐等等，因此讓我對日本職棒充滿興趣。相比之下，當時的MLB遊戲不是節奏拖沓，就是系統簡化，遊戲體驗遠不如實況野球精緻，因此我自然選擇了這款遊戲。

您在電競圈中見證過哪些重大事件或轉變？這些事件如何影響您對電競產業的看法和個人發展？

今年三月我前往瑞士參加世界決賽期間，國際奧會主席Thomas Bach接見了我們選手，並提到正積極推動2025年的「電競奧運」（目前延後至2027年）。與過去表演性質較濃的OES（奧林匹克電競系列賽）不同，電競奧運將比照夏季與冬季奧運的正式架構舉行，這對整個產業具有指標意義。

如果臺灣選手能在奧運等級的比賽中獲得獎項，社會觀感勢必提升，也能帶動後續如教練、解說、推廣等職涯路徑，建立電競產業的生態圈。因此若視力、工作等客觀條件允許，我會持續努力爭取代表臺灣參與電競奧運。



**您是如何克服電競生涯中的挫折與瓶頸，比如比賽失利等？您從中學到了些什麼？**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接受「就算準備再多，也可能會輸」的事實。比如去年九月的臺灣選拔賽，我本來認為十拿九穩，卻還是與機會擦肩而過。由於這款遊戲的電競比賽僅三局，每一分都至關重要。在瑞士世界賽的首場比賽中，關鍵時刻系統給了我一次隨機性的失誤，導致輸球也失去了爭冠的機會。雖然難免感到遺憾，但也是這樣的經驗讓我明白，我們能做的就是專注在自己能掌握的部分，例如穩定情緒、保持作息、調整戰術。輸贏本來就是競技的一部分，進步的從來不只是自己，對手也在成長。我學會把每場比賽看作一次歷練，全力以赴，但若未能取勝，也能坦然接受結果。

**您認為電競選手的職業生涯規畫應如何進行？您對有意從事電競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是否能建議他們成為專業選手？或者業餘選手**

外界常以為電競只靠視力與反應力，但其實身體素質僅是基礎門檻；頂尖選手更仰賴對遊戲的理解力、對局勢的判斷力，以及策略擬定與賽後分析的能力。這些層面都屬於腦力訓練，會隨年齡與經驗而提升。

以實況野球為例，比賽的時候需要考慮球員調度、守備佈陣與配球的搭配、如何針對對手的反應改變配球、如何針對對手的配球進行攻擊，甚至如何假動作去改變對手的配球等等，這些俗稱球商的臨場策略，遠比電競選手本身的身體素質更為重要。

以我自身經驗來說，在目前的臺灣社會，一定程度的學業成就仍是降低人生阻力的重要門檻。18歲以前的心智尚未成熟，也較容易沉迷，因此我會建議年輕人以探索各種不同類型的電競遊戲為主，並兼顧學業。電競領域百花齊放，先了解自己對哪類型遊戲有熱情，再逐步投入。到了20歲左右，身體反應與策略思考通常能達到平衡，而理解力的累積更能延長選手壽命。像《快打旋風》這類以反應見長的遊戲，頂尖玩家其實也非常依賴策略操作，這也是我建議年輕人可以穩紮穩打、不急於踏入專業舞台的原因。

**臺大政治學系畢業的背景，是否為您在電競領域帶來一些獨特的優勢或機會？**

國際奧會推動電競時，選擇聚焦於「運動類遊戲」，其實是在借助電玩推廣實體運動本身。與商業比賽不同，奧會更關心電競作為媒介能否達成教育與推廣功能。

身為政治學系碩士，我能比較清楚理解這背後的制度設計與國際運動組織的動機，這讓我在面對如奧運電競等議題時，能夠用更全面的視角看待發展方向與潛在挑戰。

**您對於電競產業的未來發展趨勢有何看法？您認為電競產業未來需要哪些改變或提升？**

目前臺灣社會對「打電動」仍有一定程度的汙名化，普遍認為會影響課業表現。臺灣本身是一個重視學業的國家，加上電競訓練時間長、競爭激烈，且黃金歲月短暫，再加上是否能長期獲得贊助等收入具有極高的不確定性，導致許多人不敢將其視為長遠職業；但如果我們能在國際賽、特別是奧運等級賽事中奪得獎牌，不僅能改善社會觀感，也有機會帶動整體產業的正向循環。舉例來說，現在電競協會已經開始走入校園，與六所設有電競環境

的學校合作推廣電競課程。

然而，我們的法規與制度仍相對落後。例如我參加的瑞士比賽是由WBSC（世界棒壘總會）主辦，國內對口因此並非電競協會而是棒球協會。然而臺灣棒協的發展重心目前僅是實體棒球，這讓電競棒球比賽成為「三不管地帶」。如果沒有明確的法制與政策支持，即使選手努力奪牌，整體發展還是會受到限制。未來關鍵仍在於國際組織的推動與行銷能量，若能成功建立制度並吸引大眾支持，電競產業才有機會真正起飛。



除了電競，您還有哪些其他的興趣愛好？這些興趣如何豐富您的生活，並幫助您在電競生涯中保持平衡？

我本身非常喜歡打橋牌，過去也曾經參加青年隊參加國際賽。橋牌其實也是一種心智運動，近年來也曾被納入亞運項目。之前和一位亞運國家隊的學姊聊天時，也曾討論電競和橋牌這類策略型的競技是否有機會納入奧運項目？對我來說，橋牌的叫牌、打牌的判斷，與電競棒球的策略也有相通之處。

除了橋牌，我也喜歡閱讀歷史、政治、經濟等相關知識，這些興趣不僅豐富了我的生活，也有助於我保持思考力與專注力，在電競領域中維持穩定心態與判斷力。透過多元興趣切換心境，我能更有效地調節壓力，也讓電競不再只是競爭，而是一種綜合性的智力挑戰。

**您是如何看待電競與傳統體育之間的關係？您認為電競能否被視為一項真正的運動？**

我認為電競與傳統體育的共通點其實比外界想像得還多。雖然外觀看起來只是「手指在動」，但要在高強度賽場維持穩定表現，其實也需要良好的體力、作息與心理素質，這與傳統運動訓練如出一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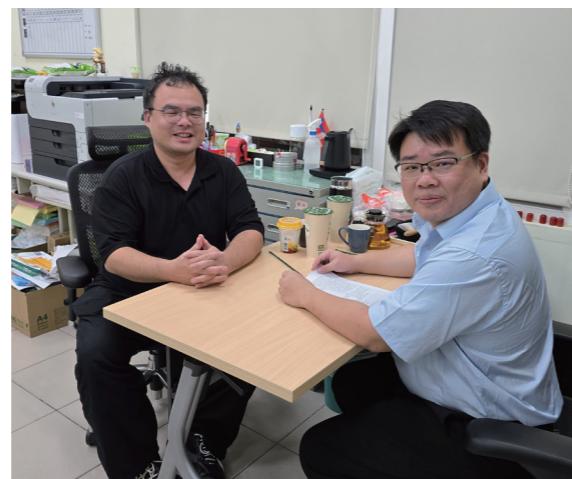
電競當然有一定的身體門檻，但真正關鍵的還是策略思維、臨場判斷與不斷復盤的能力。這就像擊劍或棒球，除了反應速度，也需要對手部、節奏與戰術思維的掌握。奧會主席 Thomas Bach 本身是擊劍選手，他也曾說過：「電競選手和傳統選手一樣，需要體力與專注力來維持表現。」這讓我更確信，電競理應被視為一項真正的運動，只是運動形式從肢體延伸到了腦力與操作邏輯。

在您的人生中，您認為哪些時刻是讓您最為驕傲或最有成就感的？請分享這段經歷，並說明它對您人生的影響。

對我來說，2024年6月9日受邀於中信兄弟的比賽擔任開球嘉賓，是我人生中最夢幻的一刻。雖然世界賽獲得銅牌讓我驗證了自己的實力，但「開球」這件事，則更像是一場命運的禮物，圓了小時候在職棒舞台投球的夢。

那天我穿上40號球衣登上投手丘，這個號碼對我意義非凡—當年我接觸電玩，是外婆送我的紅白機，而她正是在我40歲那年離開人世。這不只是致敬，更像是她在那一刻與我同在。40號正好也是臺灣之光王建民投手教練的背號，這是個巧合。

對我來說，電競這條路不只是競技，更是讓我跨越國界、結交摯友的旅程。我因此認識了包括世界冠軍選手 Shora（森翔真）等外國友人，我們彼此切磋交流，至今仍保持聯絡。也因為參與國際賽，有機會與遊戲開發團隊的北村先生等人建立深厚關係，從他們身上看到這款遊戲背後的理念與熱情，這對我來說是電競之外最珍貴的收穫。這些時刻與人們構成了我的電競故事，也讓我深信，電競不只是比賽，而是能夠影響生命、改變觀念、連結世界的一種力量。■



## 系友專訪

### 烏凌翔學長（EMPA13、博112年班） — 從科技媒體人到政治思想的耕耘者

文字整理 / 楊子蓉（政研一）



在人生的下半場，選擇回到校園重新開始，是少數人也能實踐的理想。烏凌翔學長從臺大電機系畢業後赴美攻讀工程碩士，曾在新聞及企業界擔任高階職位，亦活躍於科技評論與媒體採訪現場。五十歲那年，他決定放下熟悉的專業領域，轉身投身社會科學的世界，重新走進臺大政治學系，展開一段歷時九年的求學旅程。此次訪談，我們邀請學長分享他橫跨理工與人文、職場與學術的經歷，並回望他對政治學的選擇、反思與熱愛。

**回到母校後，您是否有遇到比年輕時求學更大的挑戰？又是如何克服的？**

有的，而且是全方面的挑戰。體力當然首當其衝。年輕時熬夜唸書，幾乎是家常便飯。當年期末考來臨，整晚不睡，熬到天亮再進考場，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但當我53歲重返臺大就讀碩士在職专班，後來又繼續念博士班時，我的身體早已無法承受這種壓力。記得為了寫論文或準備報告，我曾多

次熬夜到嘴角泡疹反覆發作，像是提醒我，歲月早已留下痕跡。

除了體力，還有與年輕同儕間的代溝與知識斷層。我博士班的同學多半是從大學一路念上來的政治學系學生，基礎理論、名詞定義、學派分歧他們了然於心，而我雖然人生閱歷豐富，卻缺乏系統性的訓練。要與他們一同參與討論、合作寫作，對我而言是一項不小的挑戰。但我告訴自己，學術之路沒有捷徑。於是我大量旁聽課程，修習額外學分，甚至在博士班初期，每週都安排自己去補足該階段應具備的知識。這些努力說來也不足為奇，卻是我能穩穩站在這條路上的關鍵。

**您認為自己現在的學習方式，與年輕時最大的不同是什麼？這種不同對您的專業或思考方式帶來哪些影響？**

年輕時的學習，靠的是記憶與拼勁；而年長後的學習，更像是一次次深思熟慮的選擇。我在念博士時已經五十六歲，無法像從前那樣靠著強記死背過關，反而更依賴理解與邏輯建構來處理知識。年紀讓我的記憶力衰退了，但也讓我對知識有更高的容忍度與穿透力。我更能辨識哪些理論背後的假設也許不成立，哪些學說雖然精緻，卻無法抵禦現實的複雜性。

我本身來自理工背景，習慣於以明確的邏輯推演思考。當年我學  $F=ma$ ，知道每一個變數的意義與單位，物理與數學的清晰性讓人安心。可政治學卻不是這樣的世界，它充滿模糊、變動與定義爭議。年輕的我一度對此感到不安，甚至懷疑政治學是否真能稱為「科學」。但隨著學習的深化與歲月的沉澱，我逐漸理解：這種模糊，本身就是社會科學的本質，也是一種對人性與制度的有限描述。

學術的成熟，不在於記得多少，而在於能不能提出真正的問題。我現在讀書的方式，是為了建立

自己的觀點與思考架構，不再只滿足於知識的累積，而是追求理解的深度。

**您選擇攻讀博士的這條路，是否曾遭到家人或朋友的質疑？他們怎麼看待您的決定？**

可以說，我念博士是在人生既定軌道之外，為自己畫出的另一條路。當時我剛好五十歲，從職場退休，但並沒有打算「退下來」，而是重新投入學術的懷抱。這個選擇，在許多朋友眼中是難以理解的。有人替我擔憂體力不支，有人認為成本太高，還有人直接說：「都這個年紀了，何必折磨自己？」甚至有朋友用「痴」來形容我，但我不以為忤，反倒覺得那是對我的一種讚美。

我父親過世多年，無從再論價值觀差異。但回想當年，他堅持我念理工，強調實用與就業保障。我則是在晚年，終於有機會任性一次，讀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學問。與其說是叛逆，不如說是補償。我知道這趟學術旅程不會帶來名利上的回報，但它讓我接近了那個曾經渴望知識、卻被現實延宕的自己。

當然，讀博士不只是浪漫的自我追尋。這段路極其艱辛，我前後花了九年時間，從碩士專班一路讀到博士畢業。若說這段旅程是為了什麼，我會說：是為了「看得更深，看得更遠」。那不是功利的理由，卻是最真實的動力。

**您的背景涵蓋電機、媒體、金融與政治學，這麼多領域中，哪一個最影響您的思考方式？為什麼？**

我想，最根本的還是理工背景給我的邏輯訓練。電機系訓練出來的人，看世界的方式是清楚、有結構的。舉例來說，我們講  $F=ma$ ，力是質量乘上加速度，每一個變數都可被定義、被測量。但當我踏進政治學的世界，我發現這裡的變數不是三個，

是三十個，甚至三百個，且經常沒有共識的定義。什麼是「權力」？什麼是「國家利益」？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常常雞同鴨講。這對曾經習慣精準定義的我來說，是一種不小的知識衝擊。

但也正是這種落差，讓我對政治學產生強烈的問題意識。我開始反思：如果政治學想要更像一門科學，它應該走向哪裡？我觀察許多社會科學學者仍停留在定性解釋的層次，對數學工具敬而遠之。我曾半開玩笑說：「政治學現在最多只能算是類科學，還不是真正的科學。」但我也相信，隨著AI、大數據、複雜系統理論的引入，未來的政治學會越來越接近精密與預測性的理論建構。

所以，雖然我後來走進了媒體、金融與國際關係領域，但骨子裡我依然帶著理工的工程師的腦袋。這種「理工腦」讓我在思辨中總想拆解問題、建構模型、驗證推論。它不僅影響我看世界的方式，也讓我在博士論文中試圖彌補現有理論的邏輯斷裂，譬如重新定義「國家權力要素」，並以非線性的曲線模型整合傳統國際關係的對立理論。這種跨界思維，正是多重背景的一種結果。

**您覺得政治學有什麼特別之處，讓您願意「最後選擇它」？**

我常笑說，選擇政治學，是誤打誤撞——卻撞進了心裡的燈火。回顧自己從理工轉行、輾轉進入媒體與金融業的過程，人生看似順遂，卻始終有個角落隱隱在呼喚作痛：我始終沒機會真正深入社會科學。直到年過半百，終於卸下現實壓力，我才真正問自己：「那個年輕時沒追過的夢，到底長什麼樣子？」

政治學對我來說，不只是學術，而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法。我念碩士班那幾年，每週都像在精神上過濾自己。我會因老師課堂上的一句話而像觸電一樣興奮，會因一本理論書而整夜思索。我開始理

解：政治學不是講大道理，它講的是人——人怎麼決定、怎麼鬥爭、怎麼妥協。我們以為我們選擇了制度，其實很多時候是制度選擇了我們。

這門學問讓我看到權力的深處，不只是國際上的大國博弈，而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潛伏的張力。我也才真正明白，為何自己年輕時在職場上常常「不得其門而入」，原來是因為看不見背後的權力結構。當我開始用政治學的視角去回顧過往，許多人生命的迷霧也就豁然開朗了。

所以我說，政治學是一門可以幫你「解開自己」的學問。它或許無法教你致富，卻能讓你在看不懂世界的時候，擁有一點理解的底氣。

**求學過程中，是否曾有哪個瞬間讓您覺得「啊，我真的來對地方了」？**

有一門課，讓我印象極深。蕭全政老師在我們碩專班的第一堂課，開宗明義就問：「用一個字來分辨什麼是知識？什麼是智慧？」這個問題既古老又簡單，卻像一把鑰匙，瞬間開啟了我對學問的重新認識。我當時回答：「知識是不變的，智慧是常會變的。」這樣的對話，不只是哲學性思考的練習，也像是在替我的晚學人生，安上了一個恰如其分的開場。

還有一次，是在接觸「公共選擇理論」的時候，那本厚重的教科書，我幾乎整本讀完，裡面有一段提到：任何影響公共政策的人，首先想到的永遠是自身利益。我一看到那句話，幾乎脫口而出：「這不就是我們社會的真相嗎！」我還特別把這理論叫作「烏紗帽理論」，意指做官的人第一件事想的是「別砸了自己的烏紗帽」。那種被理論戳中的快感，讓我久久難忘。

這些瞬間讓我知道，雖然我是跨進這個領域的「異鄉人」，但我來對地方了。不是因為我懂得多，

而是我終於找到了一個願意與之與我對話、讓我不斷追問「為什麼」的地方。對一個走過多重職涯的人來說，這種知識的歸屬感，彌足珍貴。

### 年輕時與現在的學習方式不同，這樣的改變如何影響您的專業與思考？

年輕的學習像是吸水的海綿，量多、快、貪心，只求全部塞進腦袋；但年紀漸長，學習變得像釀酒，需要耐心、要發酵，更要懂得取捨。當年我念電機，只管公式、變數、推導、驗算，講求的是準確與效率；但現在我學政治，更關心「定義從何而來」、「理論能否穿透現實」，也因此，思考多了懷疑，也多了對複雜性的敏感。

這種變化也讓我在寫博士論文時，能走出自己的路。我挑了一個之前很少人討論的題目：「科技力作為國家權力要素之一」，這是我從理工的直覺中發現的盲點。傳統國際關係學者談經濟力、軍事力、資源力、政治力，卻鮮少系統性分析科技力。我認為，科技不只是支持產業，它根本是推動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引擎，是能決定未來權力格局的變數。



所以，我把國家權力視為一種 learning curve，透過非線性的數學模型來整合「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這兩大對立理論，用曲線而不是直線來詮釋國際體系的動態。這是我晚學之路的最大收穫之一：用跨界的眼睛，看見既有理論的縫隙，再用熟悉的工具，嘗試縫補那些縫隙。

### 如果讓您為母校政治學系學生設計一門課程，您會想開什麼？為什麼？

我早就有了這個想法，課名叫《科技與國際關係》。我在東吳大學開過這門課，時間是週五早上八點10分。你沒聽錯，是早上八點10分，學生卻全勤、零遲到，還不休息。這代表什麼？代表學生不是不願學，而是他們太久沒有遇到一門讓他們「覺得重要」的課。

為什麼我想開這門課？因為我們的國際關係研究，太忽略科技了。我們談中國威脅、美中競爭、歐洲局勢，卻很少真正理解「為什麼半導體成為地緣政治的核心」、「AI如何改變國安格局佈局」、「國防技術如何決定嚇阻能力」。這些問題，不僅是硬實力的問題，更是國家安全存續的核心。



而我正好站在這個交界點。我有理工的背景，又走過新聞與政治學的訓練，可以幫助學生搭起一座從社會科學通往科技理解的橋。我教學生什麼是飛彈、什麼是晶片、什麼是大數據背後的演算法，不是為了讓他們變工程師，而是讓他們不會在討論「技術霸權」時語焉不詳。我常說：略過科技的國際關係研究，是無法真正理解當代世界的。

### 您如何看待現在年輕人對學習與求職的焦慮？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焦慮是時代的共業，不是誰的錯。但年輕人要知道，焦慮有兩種：一種是「知道自己想去哪裡，但不知道怎麼走過去」；另一種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去哪裡」。前者是可解的，後者需要時間，也需要勇氣。

我不太願意對年輕人說教，因為時代真的不一樣了。我們那個年代的苦是物質的苦，住大雜院、用戶外廁所，從小就學會省、忍、撐。但現在的苦是心理的苦，是資訊爆炸下的迷惘與比較，是過度選擇中的無所適從。所以，長輩常常說「你們太好命」，但我覺得這樣講很膚淺，因為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難。

但如果一定要給建議，我會說兩件事。第一，誠實面對自己現在真正感興趣的事——不必保證這輩子都熱愛它，但起碼現在是你願意投入的，那就值得去追。第二，不要太快放棄。你可以懷疑，但不要輕易否定。人若沒有一點「痴」，很難有所成。我年輕時，就是太多方向、太多興趣，結果什麼都做得還行，但也什麼都沒做出成績。

所以我現在對自己最大的懊悔，不是選錯什麼，而是「不夠堅持」。年輕人若能早點找到一條值得走的路，然後不斷往下走，即使走慢，也會走出屬於自己的深度。

如果能對40年前的自己說一句話，您會說什麼？又或者說，這段求學旅程中，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如果真有機會對年輕時的自己說一句話，我會說：「選定目標，堅持下去，不要輕易容易轉彎。」這句話聽起來像是雞湯，但我卻是在年過六十之後，才真正體會它的分量。我年輕時涉獵廣泛，電機、新聞、金融、媒體，樣樣都碰，但也因此從沒在任何一處扎根太深。有人說這叫通才，但我自己知道，那其實也是一種逃避——每當困難來臨，就換條路走，久而久之，錯過了打通某個領域的可能。

如今回首，雖有遺憾，卻也不悔。因為那些彎路，最終也都轉進了我現在所站的位置。如果沒有理工的訓練，我可能不會用數學模型去重新思考國際關係；如果沒有媒體的磨練，我可能無法在書寫中找到準確與節奏；如果沒有金融的經歷，我也無法在課堂上舉出那些貼近現實的案例。這些支線，也許沒能成為主幹，卻豐富了我的視野與語言，讓我更能體會政治學所講的，不只是權力與制度，更是人性與選擇。

至於這段求學旅程的最大收穫，其實也很簡單：我終於有機會，去追我年輕時沒能追的夢。而且，是在完全沒有功利壓力的情況下，純粹為了理解、為了思考、為了接近某些更深的東西而讀書。那是一種遲來的自由，也是一種成熟之後的純粹。我不敢說自己已經擁有什么思想了，但至少我知道哪裡有光，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

這就夠了。人不一定要在什麼領域登頂，但應該活成一個越來越明白自己為何而活的人。我想，我現在，正在路上、也還在路上。■

## 系友演講

### 系友演講紀要：牛銘實學長（70年班政論組）的學術生涯、理論創新與傳承

文字紀錄 / 葉妮菁（政碩一）



牛老師的演講深入闡述了他數十年來的學術生涯、核心研究，以及對學術傳承的洞見。回顧學思歷程，他感性地表示，從求學到研究，一路走來屢獲良師益友的啟發與提攜，對此他始終心懷感激。

#### 一、受惠良師的學思歷程

1981年赴美深造，進入了學術資源豐富的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T-Austin），為他的理論研究開啟了重要的大門。他從社會選擇理論入門，逐步深入博弈論等前沿領域。透過協助教授校對教科書的契機，他深化了對形式理論的理解，並在1985年於

頂尖期刊《美國政治學期刊》（AJPS）發表首篇論文。他再次將此成就歸功於幸運的時機與師長的悉心指導。自1988年起，他任教於杜克大學，在自由的學術氛圍中，享受著「無憂無慮」的研究時光，能心無旁騖地在學術世界中自由探索。

#### 二、主要研究方向與理論貢獻

牛老師的研究靈感多源自其臺灣的成長背景，但他擅長將在地觀察提煉、轉化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數學模型與理論，使其不僅適用於臺灣，更能解釋廣泛的政治現象。

## 1. 制度設計的巧思：從「自報地價」到「犯罪投票」

●誠實報地價的制度誘因：受孫中山《民生主義》中「照價徵稅，照價收買」的啟發，他分析了「自報地價」這一制度的精妙之處。該制度讓地主自行申報地價，但政府可以按此價格徵稅或收購。這為地主設下了一個完美的邏輯陷阱：若低報以避稅，則面臨土地被政府廉價收購的巨大風險。若高報以防收購，則將承受沉重稅負。在這股雙向壓力下，地主唯一的理性選擇就是誠實申報。

●日本文化同質性的制度根源：針對日本高度的文化同質性，牛老師跳脫傳統文化決定論，從博弈論視角提出「制度造就均衡」的解釋。他以江戶時代的「犯罪投票」制度為例，在此制度下，一旦村莊發生竊案，如果10天未破案，村民便投票指認嫌犯。得票最多者將被驅逐並紋面，任何人得票超過5票就會受罰。為了防止別人投票給你，這套規則迫使每個村民必須時刻表現得勤勞、合群、

不特立獨行。當所有人都採取這種極端避險的策略時，整個社會便產生了強大的趨同壓力，最終固化為一種文化常態。

## 2. 國際關係的博弈：戰略模糊與結盟陷阱

### ●戰略模糊理論 (Strategic Ambiguity)

牛老師指出，「戰略模糊」是一種精算的策略。1950年代，為同時嚇阻中共進攻金馬，並防止台灣當局挑釁大陸，美國刻意對「是否協防金馬」保持模糊。一個明確的「是」可能鼓勵台灣冒險；一個明確的「否」則可能引發中共攻擊。模糊的承諾讓兩邊都無法確定美國的底線，從而都不敢輕舉妄動。

### ●結盟陷阱 (Alliance Trap)

牛老師挑戰「盟友越多，實力越強」的傳統觀念，提出「結盟陷阱」的概念。他認為，盟友間的博弈有時比與敵人的博弈「更為險惡」，因為盟友能利用信任的外衣，誘使你為他的利益去和第三方作戰，讓你承擔主要代價，他則「漁翁得利」。他對「圍魏救趙」的重新詮釋是此理論的絕佳案

例。根據出土的《孫臏兵法》，孫臏的真正目標並非解救盟友趙國，而是誘使魏、趙兩國互相消耗。他的戰術極為精巧：先派弱將攻打堅固的平陵，刻意讓其戰敗，以製造齊軍戰力不佳的假象。這使得魏國將領龐涓錯估形勢，不從趙國撤兵，最終被誘殺。他進一步指出，歷史上盟友間的背叛策略屢見不鮮。秘密停戰：1741年，普魯士與法國結盟對抗奧地利。但普魯士卻與奧地利秘密達成協議，假裝繼續作戰，實則按兵不動。這使得奧地利得以騰出手來，調集重兵擊潰了毫不知情的法國盟軍。故意遲到：在約定聯合作戰時，盟友會編造藉口遲到數日，讓你方先去承受敵軍最猛烈的首輪攻擊，待雙方都已精疲力竭後，他再出現坐收漁利。這些例子揭示了聯盟關係的陰暗面，即盟友間的算計，往往比對付共同敵人時更加複雜與致命。

## 3. 挑戰傳統假設：非可分離偏好 (Non-separable Preferences) 及其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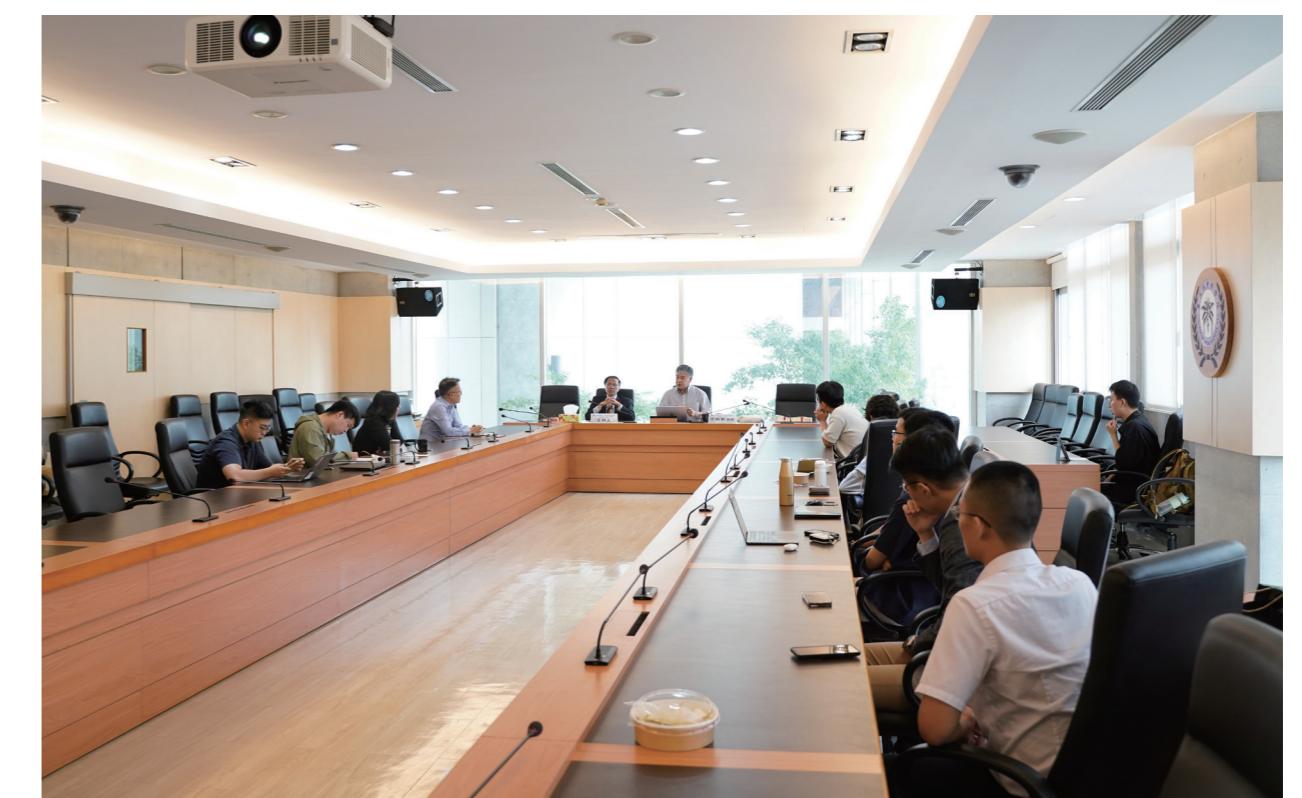
牛老師的研究方法中，一個核心特點是挑戰並

修正傳統政治經濟學模型中的基礎假設。他提出的「非可分離偏好」便是一個根本性的理論洞見。傳統模型常假設人的偏好是「可分離的」，意即對每個選項的評估都是獨立的。然而，牛老師指出，現實世界中的偏好常常是「非可分離的」，人們看重的是不同選項「組合」後產生的整體結果，而非各個部分價值的簡單相加。假設一位食客普遍更偏愛紅酒的風味勝過白酒。如果單獨請他品酒，他總會選擇紅酒。但若為他端上一道烤魚，他卻會選擇搭配白酒。原因很簡單：他追求的是「餐+酒」的完美組合。

### 應用（一）：重新詮釋投票行為

牛老師將此核心洞見首先應用於分析歷史上的「複數選區制」（即一個選區選出兩名代表）。

●傳統模型的預測：傳統模型基於「可分離偏好」，會預測選民將投票給離自己政見光譜最近的兩位候選人。



●牛老師模型的預測：在「非可分離偏好」的框架下，選民的目標可能不是選出兩個最好的「個體」，而是選出一個能產生最佳政策結果的「代表組合」。例如，一位中間派選民，可能會放棄兩位溫和的候選人，而去選擇一位偏左和一位偏右的候選人，因為這兩者的「組合」恰好能相互制衡，形成他最想要的中間路線。

## 應用（二）：揭示「議題掛鉤」的政治本質

這個「偏好是針對組合而非個體」的觀念，同樣能解釋為何政治中的「議題掛鉤」（Issue Linkage）與經濟學中的如此不同。

●經濟學中的掛鉤是基於互利交換，可視為一種「 $1+1>2$ 」的合作。在「高粱酒換花生」的例子中，雙方都為最終得到的「高粱酒+花生」這個組合感到滿意，組合的總價值是兩個部分價值的簡單相加，雙方皆大歡喜。



●然而，政治學中的掛鉤常被用作威脅手段，其目的就是人為地創造一個非可分離偏好情境。以柯林頓政府時期的中美關係為例，美國將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議題A）與其人權狀況（議題B）掛鉤，試圖利用議題A來強迫中國在議題B上讓步。而中國的「不予以理會」，則是拒絕接受這個非可分離的綑綁，並判斷美國可能只是一種「虛張聲勢」（bluffing）。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政治性的議題掛鉤正是「非可分離偏好」理論的一個深刻應用。它揭示了強權如何透過策略性地綑綁議題，將談判從合作共贏的賽局，轉變為一方脅迫另一方的權力賽局。

## 4. 延伸集體行動的邏輯：從划船賽到國際政治

牛老師最具代表性的貢獻之一，是他對傳統集體行動理論的擴展。他認為，Mancur Olson在經典著作《集體行動的邏輯》中提出的「搭便車」（Free-rider）問題，雖準確描繪了團體追求公共

利益時的困境，但當內部競爭與外部競爭同時存在時，不能解釋外部競爭如何影響團體內部成員之間的互動。為了研究這個問題，牛老師建構了一個「兩階段競賽」模型，並用一場划船比賽來說明模型的內核：

●第一階段：團體賽（划船競賽）一群選手分屬不同船隊，必須協力划船，只有獲勝船隊的成員，才能晉級下一輪。此階段的目標是團體勝利。

●第二階段：個人賽（競走比賽）晉級的隊員接著進行一場競走比賽，最終的個人獎品（獎金、地位等）根據這場個人賽的名次來分配。此階段的目標是個人勝利。

這個模型揭示了每個參與者內心的兩難困境：在第一階段的划船賽中，每個隊員都有「搭便車」的動機，希望隊友多出點力，自己則「保留體力」，以便在第二階段的個人賽中取得好成績。然而，他也清楚，如果所有隊友都這麼想，他們的船隊很可能直接輸掉比賽，全員都會被淘汰。因此，每個隊員的決策都取決於對局勢的精算：團隊獲勝的機率有多大？隊友與對手的實力如何？這個模型的核心洞見在於，團隊的外部競爭環境，會直接改變其內部成員的合作與競爭模式。

牛老師運用此理論框架，為許多經典的政治與歷史現象提供了全新的解釋：

●「先入咸陽者為王」：秦朝末年，楚、漢等六國聯軍共同討伐秦國，這是典型的第一階段團體賽。然而，隨著聯軍逼近秦國首都咸陽，一個隱形的第二階段個人賽（戰後誰來稱王、如何瓜分天下）開始浮現。各國諸侯心懷鬼胎，都想保存實力，等別人去攻打秦軍主力，自己好在戰後稱霸。這導致聯軍裹足不前，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楚懷王的

「先入咸陽者為王」的約定，取消了第二階段的個人賽，將團體賽的勝利（攻入咸陽）與最終的唯一大獎（稱王）完全掛鉤。如此一來，原本的兩難困境消失了，所有諸侯的目標高度一致，激發出他們最大的潛能，全力向咸陽進軍。

●政黨初選：美國的政黨政治為此模型提供了一個負面教材。一場大選好比團體賽（共和黨 vs. 民主黨），但在此之前，黨內必須先進行初選，即個人賽。在初選中，同黨的候選人為了爭取提名，不惜互相攻訐、揭短，耗費大量資源。這種激烈的內部競爭，雖然決出了個人賽的勝利者（候選人），卻嚴重損害了整個團隊的形象與實力，使得全黨在進入與對手黨的時，已經元氣大傷，從而降低了最終勝算。

●友邦（Entente）vs. 盟邦（Alliance）：一戰前，英國選擇與法國（1904）、俄羅斯（1907）建立「友邦關係」（Entente Cordiale），而非正式的軍事「同盟」。牛老師指出，這是一種更為精妙的策略。盟邦（Alliance）意味著有明確的協防義務，這反而會創造出「搭便車」的誘因。盟友可能心存僥倖，認為即使自己軍備稍有鬆懈，盟國也必須出手相助。友邦（Entente）則沒有這種義務，這種策略性模糊帶來雙重效果：對內，由於無法百分之百確保朋友會來幫忙，各國都必須對自身安全負起最大責任，從而積極強化軍備，不敢鬆懈；對外，潛在的敵人無法排除「友邦」會轉化為事實上「盟邦」的可能性，這種不確定性反而構成了更強大的威懾力。

## 5. 密密投票的政治史：權力鬥爭的工具

他的靈感源自中共在革命時期推行的「豆

選」。這項制度的關鍵在於匿名性，它斬斷了地主對農民的脅迫鏈條，使其能無懼地投票。這不僅瓦解了舊有的地方權力結構，更成功地將廣大農民轉化為中共奪權的新基礎，是一項高明的政治策略，而非出於民主理想。從此案例出發，牛老師追溯了此工具在世界史上的演變，發現秘密投票的出現與消失，都與權力鬥爭緊密相連。無論是用來動員底層、制衡菁英，還是打擊腐敗，它的核心功能始終圍繞著權力的分配與爭奪而展開。

### 三、給學術後進的建議

面對學生的提問，牛老師分享了真誠的建議：

●導師的關鍵作用：他強調，學術之路的成敗，很大程度取決於能否遇到懂得「為學生搭台階」的好老師。

●學會自我展現：鼓勵學生主動提問、積極交流，讓老師「看得到」你的潛力與熱情。

●追求理論貢獻：歷史事件是靈感的寶庫，但

真正的學術價值在於能否從中提炼出創新的理論，而不僅是停留在描述性分析。

●為公費留學發聲：他深知當前留學成本高昂，持續向台灣政府建言，呼籲為政治學、國際關係領域的學生提供更多公費名額。

●提升學術社群的指導責任：他期許臺灣的學術界能建立一個常態化的指導機制。例如，每年舉辦一次研究生論文工作坊，從中遴選約十篇具潛力的論文。針對每篇入選作品，比照國際期刊的審查規格，安排兩位資深教授提供嚴謹、具建設性的修改意見，實質地幫助新生代學者打磨其研究，使其達到可發表的水準，從而提升台灣整體的學術競爭力。

牛老師的演講不僅是一場學術思想的饗宴，更是一位資深學者對後進的殷切期盼，他以自身經驗啟示我們：紮實的理論功底、源於生活的敏銳觀察，以及永不停止的創新精神，是走穩學術道路的基石。■



## 系友演講

### 陳宏銘學長（80年班政論組）新書發表會

文字紀錄 / 魏麒騰（碩111年班）

本系政論組系友陳宏銘（80年班）於2025年4月28日應邀回系參加午餐演講並發表「憲政體制的選擇：全球趨勢與個案透視」（五南出版，2025年1月）新書，發表會由張登及老師主持，母系吳玉山老師、李鳳玉老師、郭銘傑老師與學生多人出席。張老師致詞介紹陳學長是母系畢業，在東吳政治所完成博士學位，歷任中原大學通識中心主任與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秘書長等職，是國內專研憲政體制、半總統制及臺灣朝野政黨執政之制度影響的著名學者。

陳學長的演講首先指出，1980年代末期，法國出現左右共治的政治局勢，伴隨臺灣在隨後出現的憲政體制變遷現象，乃至於當前全球憲政體制的分布，使得陳學長持續維持對於憲政體制的學術關懷。在過去二十年間，不同憲政體制之間如何產生變動；體制之間是否存在結構性的變化；在理論上，體制變遷能夠提供我們什麼借鏡，無一不是值得政治學者一窺堂奧的研究議題。因此，他的書在層次上，從全球、區域、臺灣三個層次上，深入研究憲政體制的變動。

陳學長首先以突尼西亞、土耳其、斯里蘭卡等為例，從區域的視角觀察各國在憲政發展的體制選擇。尤為重要的是將憲政理論的思辨與臺灣社會建立起連結，進而從全球、區域的案例，觀察臺灣憲政體制的治理。他指出，儘管選舉制度對於政治體制具有相當程度重要的影響力，但是，研究的焦點還應聚焦在憲政體制的精神與其內涵。以憲政體制的選擇為例，根據我國政治學者林繼文的觀點可



分為：「創設」、「選擇」與「演化」三種面向。在制度選擇確立後，依照各國民主文化發展與深化程度，逐漸發生不同程度的演化。陳老師在此這種變遷，區分為「完全轉型」、「局部轉型」，以及「微幅調整」。相較於總統制與內閣制，陳學長指出，半總統制發生局部轉型的可能性較為顯著。他整理



自1919年至2000年之間憲政體制的全球變遷案例，發現在內閣制與總統制二元競爭的背景下，以及90年代後期後殖民主義興起後，半總統制成為新興民主國家憲政體制的主要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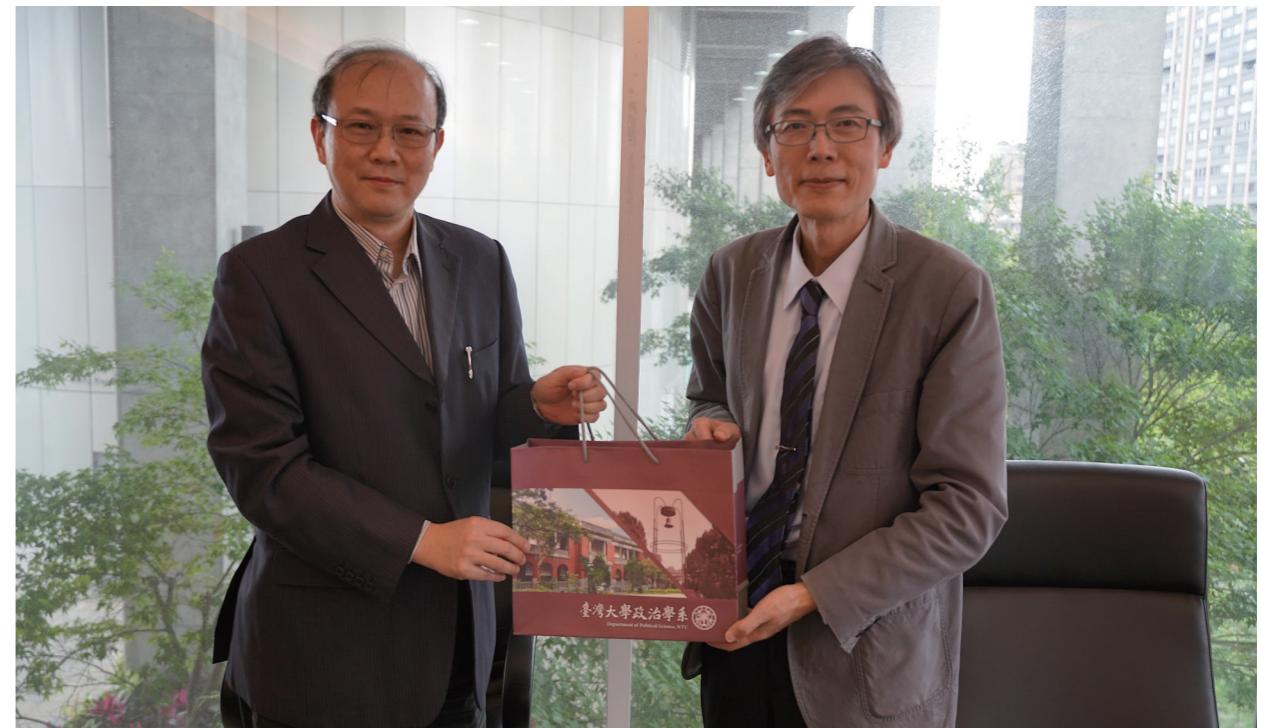
促成這些國家在憲政體制上選擇半總統制的原因，多半受到強勢文化與地緣示範效力、歷史制度遺緒、第三波民主化，或者是政治行動者短期的策略所影響。他除了將研究視角圍繞在2000年以後半總統制的變遷，也同時指出，政治行動者短期的策略作為制度變遷的內在因素，對於半總統制的變遷，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天災、疫情的影響，則作為外在因素，同樣在不同時期對於制度產生影響。

以制度變遷的內在因素為例：中亞、北亞、西亞及歐洲的後共國家，半總統制的變動較明顯，包含：由半總統制完全轉型為總統制的國家數量多達六個；當然，也有部分國家由內閣制完全轉型為半總統制的案例。換言之，內閣制與總統制之間的直接轉型並不存在，反而是半總統制內部的轉型較為常見。其中，在六個由半總統制完全轉型為總統制的國家中，制度變遷的變因經常是由總統出於權力擴張的需求發生（共四國），僅有兩個國家是由黨派妥協的途徑與考量推動修憲。學長還透過自由之家的調查指出，在制度變型與民主表現比較中，半總統制轉向總統制的國家，在民主表現上出

現退步情形者較多；轉向內閣制的國家則在民主表現呈現進步者較多。

一個初步的結論是，在全球層次的制度轉型中，「抑制總統權力」、「強化總統權力」的趨勢並存；在區域層次的制度轉型中，半總統制的變動率較高，總統制的變動率則較為固定。在憲政制度的研究中，危機時刻下的行政權為了彰顯其效率應對危機的特性，而有權力集中的趨勢，而權力集中在行政權中的總統或總理？則突顯常態下憲政體制的權力屬於行政權的哪一方，對應我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情境，則明顯發現我國總統的權力，在危機時刻更為集中。

在討論時間中，吳玉山老師提出，法國一直被認為是總理總統制的國家，總統依照國會選舉結果組閣，然而，法國總統在組閣上卻未依照國會選舉結果。同時，我國屬於總統國會制，因此，總統決定了政府體制的樣態。以陳水扁前總統以及當前的賴總統任內朝小野大的現象。因此可以探討總統與國會的衝突是否是總統國會制之下，朝小野大必然出現的常態？郭銘傑老師則提出，對照陳水扁前總統與賴清德總統的治理，僅根據憲政制度對比，是否忽略領導者特質的因素，包含：總統與閣揆的互動。李鳳玉老師指出，在陳水扁前總統少數政府情境下，當時的民意調查趨勢顯示，冀望由國、民兩



黨共同組成聯合內閣，在當前似乎沒有同樣的民意趨勢，是否是我國選民結構出現變化？

陳學長回應認為，針對法國的案例，總理的產生係由總統決定，或須由國會同意，需要回到憲法規範。以法國第五共和為例，憲法並未規範，總理的任命需由國會同意。儘管在過去的慣例上經常出現共治的情形，但是，總理的任命並非必然需依照國會意志。因此，是否如吳老師所說，法國出現憲政變遷的現象，依舊是一個值得持續觀察的問題。在臺灣案例，相當程度上，衝突局勢確實是制度因素使然，倘若總統具有國會主動解散權，或者規範國會多數需參與行政權的治理，或許將導致衝突較為緩解。針對個人特質作為分析視角，陳老師認為過去文獻確實較為忽略領導人特質。固然領導者個人受到制度結構的制約，但是，不可諱言的是，

領導人特質對於制度結構的形成，同樣具有影響力。以陳水扁前總統為例，在上任初期的全民政府口號，相當程度上，也展現試圖將在野黨一同納入行政權力的共享範疇的態度。關於選民結構變化與民意調查結果，陳教授表示並未看到相應的調查數據、研究機構；而回到歷史脈絡，我國首次政黨輪替的背景下，過往並未有共治經驗，從政治行動者的觀點，應不會傾向採取共治策略。從路徑依賴的觀點而言，陳學長同意吳老師的觀察，或許在我國的憲政慣例之下，選民傾向同意由取得總統權力的政黨自行組閣，並未有對於聯合內閣的可行性加以考量。

發表會在熱烈的師生討論下，於當天下午兩時許結束。與會者期待陳學長在相關研究上繼續撰述，豐富我國憲政實踐學術與政策的討論。■



## 會議紀實一

### 2025年第八屆後西方國際關係冬令營

文字整理 / 周燕（博五）

#### 跨越地理藩籬：全球南方的集體性重探

##### ——2025年冬令營紀要（一）

2025年1月10日至11日，第八屆後西方國際關係冬令營於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舉行。本次冬令營以「全球南方與關係理論」為核心議題，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主辦，邀請多位知名學者共同參與討論。此次冬令營不僅深化了全球南方研究，也為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

本次冬令營邀請到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石之瑜教授，以「全球南方的集體性」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石教授從歷史脈絡、理論創新和現實意義等多個面向，深入剖析了全球南方的本質特徵，為與會師生帶來全新的研究視角。



石教授首先挑戰了傳統的全球南方概念。他指出，將全球南方簡單等同於「開發中國家」或「第三世界」的理解方式存在明顯局限。全球南方並非一個靜態的地理概念或發展階段的指標，而是一種基於共同歷史經驗和結構性處境的歸屬感所形成的「關係性網絡」(relational network)。這種歸屬感源自殖民統治的歷史創傷，體現為一種「受難關係」(relation of suffering)」。

在論述全球南方的集體性特徵時，石教授提出了「不可預測的集體（unpredictable collective）」這一概念。他強調，全球南方的集體性並非持續穩定存在，而是在特定歷史時刻、透過情感觸發被喚起。這種集體性的特殊之處在於其自發性與即時性，往往在面對共同壓力時展現出意想不到的團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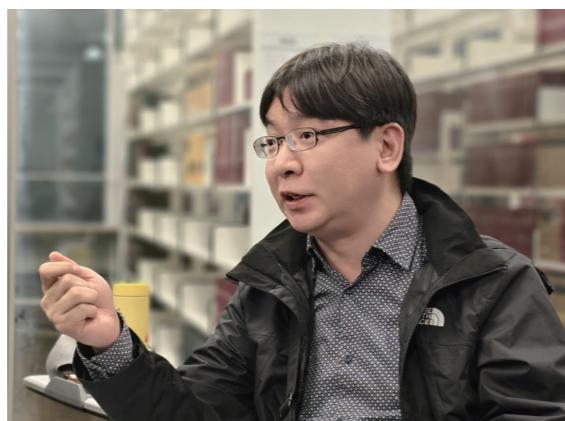
石教授特別指出，全球南方內部存在著語言、宗教、文化等多重差異，這些差異使其難以形成如北約或歐盟般的制度化組織。然而，正是這種差異性與某種程度的分裂狀態，反而強化了其作為一個「不可被領導」群體的特性。當遭遇霸權壓迫時，這種鬆散的結構關係反而成為其抵抗霸權的重要資源。

關於中國與全球南方的關係，石教授提供了深刻的政策反思。他認為，中國的全球南方政策既有先進性也有盲點。一方面，中國在「全球南方」概

念形成前就積極與前殖民地國家建立關係，但另一方面，忽略了全球南方在中國內部的存在，以及對前殖民地國家的政策過於依賴經濟援助而忽視了援助資源的分配失衡與政權更迭帶來的戰略風險。

本次演講不僅為全球南方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也為理解當代國際關係提供了重要啟發。石教授強調，研究者應該更多關注情感因素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重視非制度化合作的價值，並在理論建構中納入更多非西方的思考視角。這些觀點對於深化我們對全球南方的理解具有重要意義。

透過本次冬令營的深入討論，與會師生不僅加深了對全球南方議題的認識，也對國際關係研究的方法論有了新的思考。石教授的演講為後續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徑，也為促進中國與全球南方的互動提供了富有建設性的建議。



## 從多元主義到多元普世：文明共存的新視野

### —— 2025年冬令營紀要（二）

本次冬令營第二場講座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石之瑜教授，就「文明倡議與多元普世主義（pluriversalism）」的議題展開深入探討。石教授從理論批判出發，逐步闡述了多元普世的本質與實踐價值，為理解當代文明共存提供了創新的思考框架。

石教授首先指出了多元主義（pluralism）作為國際關係理論框架的根本局限。他認為，多元主義

過於強調文明的「代表性」，將不同文明視為獨立單元，這種抽象的包容無法解決文明間實際的共存問題。更重要的是，多元主義植根於新自由主義秩序，其個人主義方法論忽視了文明之間關係性的形成與維繫。

在闡述多元普世主義時，石教授以全球南方為例，指出其集體性源於殖民歷史形成的「受難關係」，這種基於共同經驗的情感聯結，往往在特定事件中被觸發，形成獨特的團結模式。石教授強調，全球南方內部的差異性不是阻礙，反而體現了多元普世的本質特徵。





石教授特別強調了多元主義與多元普世的根本區別。多元主義試圖透過「代表」(representation)處理差異，但這種方式只能實現表面的包容。相比之下，多元普世主義關注文明在具體場景中如何透過接觸、學習與調整達成共存，強調的是一種動態的、關係性的過程。

對於中國提出的「文明倡議」，石教授提出了獨特的看法。他指出，當前的文明倡議仍囿於「文明彼此陌生」的假設，這與多元主義的框架相似。他建議文明倡議應該更多關注多元普世的實踐邏輯，透過研究文明在日常生活的具體交融來實現真



正的互鑑與共存。

石教授以印尼的宗教共存和香港的一國兩制為例，說明了多元普世的實踐特徵。他強調，文明間的共存涉及學習與反身學習 (learning and unlearning) 的過程，是透過持續接觸與實踐自發形成的結果。

本次演講不僅深化了與會者對文明共存議題的理解，也為推進文明對話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石教授的論述表明，探索多元普世的實踐價值，或許是超越當前國際關係困境的重要途徑。■

## 會議紀實— 2025年張登及教授演講

圖 / 張登及教授、劉康慧主任、文字整理 / 編輯部



■ 母系張登及教授主講：「恐懼的總和？川普時代大國競爭的特點與前景」。

財團法人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文化基金會與國立臺灣大學校友總會於2025年8月2日（六）上午10點至12點，在臺大校友會館四樓演講廳舉辦母系張登及教授的專題演講，張教授以「恐懼的總和？川普時代大國競爭的特點與前景」為題，探討川普時代象徵自由國際秩序與全球化的落幕，地區衝突更可能上升為「大國戰爭」趨勢的興起。演講簡要介紹這個趨勢的興起與特點，並展望其前景。

張登及教授於演講中指出「恐懼」(fear) 被認為是國際政治現象的重要特徵。美國電影「恐懼的總和」(The Sum of All Fears) 對此有淋漓盡致的體現。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國際政治是「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紛爭沒有最高、最終仲裁者，有可能訴諸武力。這是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常識，雖也受到理想主義 (idealism) 等思潮挑戰，認為過於悲觀。「恐懼」之所以令人擔憂，更在於「主要大國」(major powers, 通常也稱為「列強」) 間的紛爭可能導致的衝突，規模遠比「越戰」、「海灣戰爭」、「911 事件」、「俄烏戰爭」、「以哈衝突」還大。



■ 母系張登及教授演講會場留影。



■ 母系張登及教授及劉康慧系主任合影。

兩次世界大戰造成嚴重傷亡，加上核武的因素，更使戰爭令人恐懼，管理衝突變得更為迫切。

本場演講由母系劉康慧主任代替李嗣峯董事長主持，吸引眾多校友及學術界人士到場聆聽。■

## 榮耀分享

### 母系系友獲獎資訊

★恭賀母系系友聯誼會胡定吾會長當選本校114年傑出校友(工商類)！。



★恭賀母系系友葉耀元學長（97年班）榮獲2025年中華民國第6屆海外十大傑出青年獎。



### 母系師生獲獎資訊

★母系林俊宏教授榮獲114學年度「連震東先生紀念講座」法政講座。

★陳嘉銘兼任副教授榮獲兼任教師教學優良獎。

★母系郭又睿同學榮獲本院113學年度學生利他獎。

★母系熊佑庭同學（EMPA22）榮獲2025年TASPAA最佳碩士學位論文獎優等，指導教授為林子倫老師，論文名稱：全球化脈絡下我國離岸風電國產化政策之形塑與變遷：政策倡導聯盟架構之分析。

★母系黃宜婷同學榮獲「財團法人臺北市公民教育基金會」2024年度「雷飛龍教授獎學金」第一名。碩士論文名稱：政治制度對情感極化的影響：以制度組合為解釋途徑，指導教授為李鳳玉老師。

★碩士班 劉于婷、林吉辰同學獲得第四屆「外交部國際法研究獎」。

★大學部 卓品妤、鄭詠萱、碩士班 劉于婷、鄭大邦等四位同學獲得114年外交部外交獎學金。

★母系鄭詠萱同學（B10302109）榮獲臺大第九屆學士論文獎一院長獎，指導教授為張登及老師，論文名稱：《普丁時代俄羅斯對西方戰略轉向（1999-2023）：大俄羅斯主義因素分析》。

★母系林慧萍同學榮獲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2024年度國際關係研究最佳碩士論文獎，指導教授為蔡季廷老師，論文名稱：《國家管轄外海洋生物多樣性之建制複合體：制度遵從之分析》。

★母系江沛霖同學榮獲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2024年度國際關係研究最佳碩士論文獎，指導教授為蘇翊豪老師，論文名稱：《中國反壟斷購併審查：經濟民族主義觀點》。

★母系邱佑寧同學榮獲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2024年度國際關係研究最佳碩士論文獎，指導教授為張登及老師，論文名稱：《霸權的同盟關係如何影響對崛起強權的策略：以美國為例》。

★114年度母系獎助臺灣民主發展相關博碩士論文獎助名單：碩士組：陳羿宏、郭佳臻。陳羿宏指導教授為郭銘傑老師，論文名稱：《缺乏課責的民主？政黨規則推動的政治晉升》。郭佳臻指導教授為張貴閔老師，論文名稱：《動員女性選民：嘉義縣姊妹連線的個案研究》。

★《政治科學論叢》榮獲113年「期刊長期傳播獎」  
臺大政治學系出版之《政治科學論叢》榮獲國家圖書館「113年臺灣期刊資源學術能量風貌報告發布會」頒發「期刊長期傳播獎-精選組」。除了將獲獎的喜悅與各位分享，更衷心感謝國內外專家學者們對《政治科學論叢》的支持與協助。本刊採隨到隨審，歡迎各位學術先進隨時賜稿本刊。

《政治科學論叢》歷年刊載論文多數均可免費下載，相關投稿資訊請見：

[https://politics.ntu.edu.tw/psr/?hl=zh\\_tw](https://politics.ntu.edu.tw/psr/?hl=zh_tw)



# 母孫動態

## 2024年系友大會花絮

文 / 蕭宏達（政研三）

對青春時光的美好回憶。不少系友沉浸其中，盡情歌唱，彷彿回到學生時代。

隨後，主持人邀請多位嘉賓上臺致詞。胡定吾會長首先致詞，他提到雖然天氣寒冷，仍有近200位系友熱情參與。他感慨當今世界局勢變化迅速，像是韓國彈劾案及社會極化現象，都值得深入研究，並打趣提到韓定國副會長到處旅行自駕，應該多分亨些見聞。



■ 胡定吾會長致詞。



■ 韓定國副會長致詞。

在民國83年畢業系友的籌備下，2024年的系友大會於12月14日（週六）晚間，在徐州路2號庭園會館101室舉行，席開十九桌。儘管會場外寒風凜冽，但系友們仍冒著冷風前來，迫不及待與師長、同學、學長姐及學弟妹們熱情交流，讓會場內暖意融融。

活動於傍晚六時正式開始，由碩專班23屆顧上鈞學長（EMPA23）擔任主持人。大會開場時，全體與會者起立齊唱校歌，螢幕上播放著臺大的校園風貌畫面，搭配徐州路校區的主視覺設計，喚起眾人



■ 黃曼華系主任致詞。

系主任黃曼華教授也發表致詞，首先祝賀蕭高彥教授當選中研院院士，並提到徐州路校區因國際政經學院的設立將迎來轉變，但政治學系將與國際政經學院合作，例如合聘師資。黃主任也分享，目前政治學系的國際關係組英語班已招收大一新生，預期未來的系友大會將更國際化。

接著，韓定國副會長延續胡會長的話題，幽默地說現在世界的變化讓人一覺醒來就可能面臨驚人轉變。他提到自己當天剛從海外回臺，下飛機後立刻去購買了每年固定贈送的iPhone手機，並打趣表示或許明年可以考慮改送華為三摺手機。

隨後是頒發獎學金的環節，這次共頒發兩項獎學金：113學年度系友會獎學金與李德進先生獎助學



■ 李德進學長夫人頒發李德進先生獎學金。



■ 歡樂摸彩時刻。

金，分別由胡會長和黃主任頒發。獲獎同學一一上臺領獎，並合影留念。

獎學金頒發結束時，美味佳餚已陸續擺上餐桌，而系友們熱心捐贈的豐富摸彩獎品也開始抽獎。除了最受矚目的3支iPhone16，亦有許多禮包、名酒、百貨禮券等好禮。與會者屏息以待，仔細聆聽抽獎人宣讀幸運號碼，盼望不僅能滿載回憶，也能抱得大獎而歸。



■ 胡定吾會長頒發系友會獎學金。



■ 系友歡樂合影。

此外，大會還安排了一系列精彩的表演活動。首先是臺大小海豚mv舞蹈社帶來的韓國kpop流行熱舞表演，曲目為TWICE的「FANCY」。值得一提的是，畢業校友葉家和也是該舞團成員之一。接著，碩士班二年級的陳昭宏同學和李俊倫帶來大提琴與小提琴的雙重奏，曲目為《梁山伯與祝英台協奏曲》，透過兩把弦樂器的優美音色，帶聽眾們進入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愛情故事中。活動間隙，現場播放了一段83年班學長姐的懷舊影片，記錄著他們的青春點滴，令觀眾倍感親切。

當表演和摸彩活動圓滿結束後，會長與副會長

的改選結果也揭曉了，由黃主任宣布胡定吾會長與韓定國副會長再次當選。系友們寄望他們在新的一年裡繼續帶領系友會蒸蒸日上。

最後，83年班的學長姐們聚坐臺前，合唱周華健的經典歌曲《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的歌聲回蕩，讓人感懷年輕時的點點滴滴。雖然徐州路校區如今已改變用途，但美好的回憶永遠留存在系友們的心中。活動在溫馨與歡樂的氛圍中劃下句點，系友們紛紛與同窗及師長合影留念後依依不捨地離開，期待來年再聚首。■



■ 主桌系友合影。



■ 83年班系友大合唱。



■ 全體系友唱校。



■ 系友校歌大合唱。



■ 動力熱舞表演。



■ 大提琴與小提琴雙重奏表演。



■ 系友溫馨合影。



■ 系友開懷大合照。

# 政治學系學術活動大事記

日期	活動名稱
2025年 1/10-11	第八屆【後西方國際關係：全球南方與關係理論】冬令營
2/19	<p>【本系名譽教授演講】</p> <p>■講者：石之瑜（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p> <p>■講題：唯女子與小人難養：儒術、人民集體性、全球南方</p> <p>■與談人：張登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郭銘傑（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3/6	<p>【政治學系椰林精英計畫活動】欸！這不是個大使館？紀錄片放映及對談</p> <p>■來賓：郭家佑（數位外交協會理事長 &amp;《這不是個大使館》舞台劇演員）</p> <p>■主持人：黃曼華（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系主任）</p>
3/11	<p>【政治學系雙語活動】多元視野X英語實戰（政治學系英語小聚）</p> <p>■現代與傳統 / 設計你的理想城市</p>
3/13	<p>【與部長有約演講系列】</p> <p>■講者：彭啟明（環境部部長）</p> <p>■講題：建構新世代的國家希望工程：氣候治理與綠領培育</p> <p>■與談嘉賓：周志宏（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永續長） 陳惠萍（台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 葉欣綠（臺大氣候行動社社長）</p> <p>■主持人：林子倫（國立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3/15	2025臺灣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術論文研討與觀摩會」
3/17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洪已軒（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p> <p>■講題：權力理論探索韓非的政治思想</p> <p>■主持人：安井伸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日期	活動名稱
3/21	<p>【專題演講】</p> <p>■講者：都留康子（上智大學全球研究部教授）</p> <p>■講題：日本の海洋政策と安全保障（日本海洋政策和安保）</p>
3/25	<p>【政治學系雙語活動】多元視野X英語實戰（政治學系英語小聚）</p> <p>■媒體識讀、錯假新聞 / 揭開假新聞的面紗：像記者一樣思考</p>
4/1	<p>【政治學系雙語活動】多元視野X英語實戰（政治學系英語小聚）</p> <p>■健保利弊 / 健保競標挑戰賽</p>
4/14	<p>【與署長有約演講系列】</p> <p>■講者：蔡玲儀（環境部氣候變遷署）</p> <p>■講題：臺灣邁入碳有價時代？『氣候法』話說從頭</p> <p>■與談嘉賓：周素卿（臺灣淨零科技方案推動小組首席顧問） 蘇漢邦（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黃業堂（氣候對策協會共同創辦人）</p> <p>■主持人：林子倫（國立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4/17	<p>【 NTU PoliSci's Brownbag Lunch Talk】</p> <p>■Speaker: Ausra ALELIUNAITE (Head of Unit for Data Analytics and AI in Organisational Development European Parliament, Directorate for Innovation and Central Services attached to Secretary General)</p> <p>■Topic: EU Digital Policy Making</p> <p>■Moderator: Prof.Hung-dah Su (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entre in Taiwan / Professor and Jean Monnet Chai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
4/17	<p>【政治學系英語客廳會：政治報導的幕後故事——與資深主播 Yin Khvat 面對面】</p> <p>■來賓：郭一吟（Yin Khvat）(Taiwan Plus 資深主播)</p> <p>■主持人：黃曼華（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系主任）</p>
4/22	<p>【政治學系雙語活動】多元視野X英語實戰（政治學系英語小聚）</p> <p>■AI科技相關 / 情感與人工智慧</p>

日期	活動名稱
4/28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陳宏銘(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p> <p>■講題:新書發表與分享《憲政體制的選擇——全球趨勢與個案透視》</p> <p>■主持人:張登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p>
5/6	<p>【政治學系雙語活動】多元視野X英語實戰(政治學系英語小聚)</p> <p>■全球化與反全球化 / 全球貿易時空探險</p>
5/7	<p>【與署長有約演講系列】</p> <p>■講者:陸曉筠(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署長)</p> <p>■講題:因應極端氣候:以氣候服務驅動韌性調適</p> <p>■與談嘉賓:柯佳吟(臺大生物多樣性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 臺大漁業科學研究所主任暨教授) 李之安(Ørsted沃旭能源企業永續資深經理) 呂伊庭(離島出版創意總監)</p> <p>■主持人:林子倫(國立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5/13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趙全勝(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American University'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in Washington, DC, and Chair of AU's Asian Studies Research Council)</p> <p>■講題:川普新政下的中美博弈與臺灣問題</p> <p>■主持人:張登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p>
5/14	<p>【國際關係課堂演講】</p> <p>■講者:薛健吾(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p> <p>■講題:一帶一路:動力、內容和影響</p> <p>■主持人:張登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p>
5/14	臺大政治學系與波爾多政治學院雙聯碩士學位說明會
5/15	<p>【走出台灣·走進世界 NTU政治系 X 台灣微客公益行動協會 英語客廳會】</p> <p>■來賓:洪巧玲(台灣微客副秘書長)</p> <p>■主持人:黃旻華(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系主任)</p>

日期	活動名稱
5/17	<p>【EMPA課堂演講】</p> <p>■講者:林澤民(Dept.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p> <p>■講題:賽局理論的應用與實證:以近年研究為例</p>
5/21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牛銘實(美國杜克大學政治系教授 )</p> <p>■講題:我的學術探索</p> <p>■主持人:黃旻華(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系主任)</p>
5/22	<p>【國際關係課堂演講】</p> <p>■講者:烏凌翔(科技力智庫執行長)</p> <p>■講題:臺灣: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地緣政治觀點</p> <p>■主持人:郭銘傑(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5/23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鄭決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p> <p>■講題:關懷民主與民主關懷</p> <p>■主持人:安井伸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5/23	【Taiwan Talks x 臺大政治學系 英文國際時事節目錄製】
5/27	<p>【政治學系雙語活動】多元視野X英語實戰(政治學系英語小聚)</p> <p>■工作價值觀與世代差異 / 跨世代職場價值觀:重新配音《高年級實習生》</p>
	<p>【與署長有約演講系列】</p> <p>■講者:程家平(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前署長)</p> <p>■講題:因應極端氣候:以氣候服務驅動韌性調適</p> <p>■與談嘉賓:羅敏輝(臺大大氣科學系教授 / 臺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主任) 林孟慧(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前委員 / 臺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博士候選人)</p> <p>李知航(天氣風險公司總經理特助 &amp; 市場開發部經理)</p> <p>■主持人:林子倫(國立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日期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名稱
9/2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王宏恩(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p> <p>■講題: 'Apes Together Strong': How Assurance Trumps Moral Hazard in Alliances</p> <p>■主持人:劉康慧(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系主任)</p>	9/23	<p>【「重大政策議題」課堂演講】</p> <p>■講者:柳嘉峰(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董事長辦公室主任)</p> <p>■講題:數位發展與民主治理</p> <p>■主持人:郭昱瑩(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p>
9/9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符碧真(國立臺灣大學師培中心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副主任)</p> <p>■講題:教多少 = 學多少? 教學實踐研究經驗分享</p> <p>■主持人:劉康慧(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系主任)</p>	9/24	<p>【專題演講】</p> <p>■Speaker: Markus Kummer (Senior Advisor, Diplo Foundation /Honorary Chair, IGFSA/Career Diplomat, Switzerland)</p> <p>■Topic: The United Nations &amp; Internet Governance</p> <p>■Discussant: Kuo-Wei Wu(President of the Taiwan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p> <p>■Moderator: Jason Kou(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Associate Dean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th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p>
9/16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李仲軒(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p> <p>■講題:由「法與政策」看我國碳定價制度設計</p> <p>■主持人:劉康慧(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系主任)</p>	9/24	<p>臺捷雙聯對接:深度瞭解布拉格查理大學 Connect Taiwan and Czechia: NTU-CUNI Dual Degree Program in Prague</p>
9/16	<p>【與署長有約演講系列】</p> <p>■講者:賴瑩瑩(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署長)</p> <p>■講題:面對氣候變遷的循環經濟</p> <p>■與談嘉賓:黃育徵(循環台灣基金會董事長) 金蓓雯(獨立服裝設計師、永續時尚品牌peiwenjin創辦人) 蘇揚(中央畜牧場第二代經營者、紐倫堡發明獎銀牌)</p> <p>■主持人:林子倫(國立臺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9/27	<p>2025年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人工智慧下的治理</p>
9/20	<p>新進學者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增能工作坊(公共行政場)</p>	9/30	<p>美國政治學博士班申請講座 Preparing for U.S. Political Science PhD Applications</p> <p>■講者:Amy Liu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p>
9/23	<p>「在多變地緣政治格局中強化印太區域韌性:南海安全、合作與戰略前瞻」 (Enhancing Indo-Pacific Resilience Amidst a Volatil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South China Sea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Strategic Foresight) 國際研討會</p>	10/7	<p>【「重大政策議題」課堂演講】</p> <p>■講者:熊忠勇(考試院編研中心參事兼主任)</p> <p>■講題:從資料開放、加值運用,到問卷調查——考銓資料的推進</p> <p>■主持人:郭昱瑩(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p>

日期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名稱
10/7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陳祖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Language: English)</p> <p>■講題：Are Friends Equal? A Political Philosophy Perspective</p> <p>■主持人：劉康慧（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系主任）</p>	11/11	<p>【 NTU PoliSci's Brownbag Lunch Talk】</p> <p>■Speaker: Kuik Cheng-Chwee(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Institute of Malay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KMA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 Japan Foundation JFSEAP Visiting Fellow,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p> <p>■Topic: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Hedging in the Trump 2.0 Era: East Asia's Evolving Alignment Choices (Language: English)</p> <p>■Moderator: Chen-Dong Tso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p> <p>*Co-organized: Malaysian Friendship and Trade Centre, Taipei.</p>
10/14	<p>【「重大政策議題」課堂演講】</p> <p>■講者：諶錫輝（新北市政府農業局長）</p> <p>■講題：從田野到餐桌：新北農業政策與年輕世代的連結</p> <p>■主持人：郭昱瑩（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p>	11/18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丁玉珍（勞動部秘書處處長）</p> <p>■講題：AI與公共治理：從公部門實踐經驗談AI 治理的未來</p> <p>■主持人：郭乃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10/14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李佳怡（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p> <p>■講題：官方恐怖組織清單的反恐效果</p> <p>■主持人：張登及（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p>	11/21	【當代中國研究國際研討會】
10/21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毛中將（國防部）</p> <p>■講題：臺灣網絡防禦如何應對中共灰色地帶攻擊</p> <p>■主持人：蘇翊豪（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11/25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冷則剛（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合聘教授）</p> <p>■講題：國科會研究計畫面面觀</p> <p>■主持人：劉康慧（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系主任）</p>
10/28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郭紀賢（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p> <p>■講題：從半導體供應鏈談國際政治</p> <p>■主持人：劉康慧（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系主任）</p>	12/2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蕭高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p> <p>■講題：權力平衡與永久和平：西方現代國際政治思想的兩種典範</p> <p>■主持人：劉康慧（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暨系主任）</p>
11/4	<p>【午餐演講系列】</p> <p>■講者：范玫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終身特聘教授）</p> <p>■講題：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p> <p>■主持人：郭銘峰（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p>		

## 捐款芳名錄

日期	姓名	金額
2024 12月14日	洪聖斐	1,000
12月14日	劉育伶	2,000
12月14日	烏凌翔	1,000
12月14日	趙復中	1,000
12月14日	張啓楷	2,000
12月15日	丁玉珍	2,000
2025 2月27日	財團法人國際文教基金會	1,000,000
3月31日	王柯逸民	500,000
8月1日	李志蓉	20,000
8月5日	李志蓉	40,000

## 捐款帳號 .....

歡迎各位學長姊踴躍捐款，基金會將奉寄可扣抵稅款之收據。

帳號：027-50-617018-0，國泰世華銀行 安和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台大政治學術文化基金會

聯絡人：臺大政治學系王辰元

電話：(02) 33668450

# 臺大政治學系 系友會

Alumni Associ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TU

## 2024年系友大會 活動剪影



- ① 胡定吾會長致詞
- ② 歡樂摸彩時刻
- ③ 歡樂摸彩時刻
- ④ 系友活力同拍



- ⑤ 系友暖心合照
- ⑥ 李德進學長夫人  
頒發李德進先生獎學金
- ⑦ 系友開心留下歡聚影像
- ⑧ 韓定國副會長致詞



- ⑨ 系友大會選舉開票
- ⑩ 報到接待處-歡迎系友  
回娘家